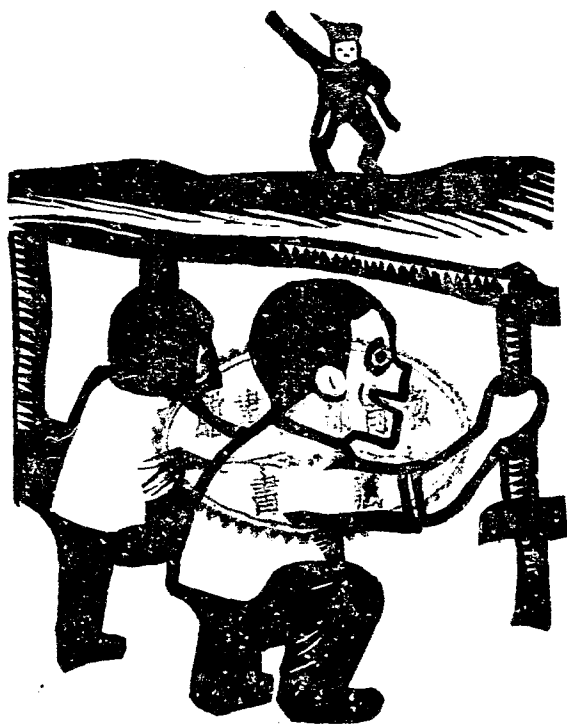


家國的異奇個三



行印社應供化文 著 加 維

1075

少年文庫刊行旨趣

這幾年來，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工作的同志們，都同樣的感覺到，少年們的文化食糧實在太缺乏了。抗戰發生以後，我們的文化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也正因為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動員，注視到抗戰上面，對於少年們精神食糧的供給，反而忽略了，以致使我們的少年羣，長期的陷於精神食糧的恐慌和饑饉之中。

中國已在抗戰中成長，並且也已表現出它底驚人的力量，中國的少年們，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成長之速尤其令人吃驚；他們不僅和大人一樣的在動員着，且能像一個大人一樣地擔負着艱鉅的抗戰工作。四年來，我們已看見從他們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了，但是這批新中國的主人，却正共同的感到精神食糧的饑饉！

但是這個工作，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注意到；在上海繼兒童書局之後，已經有專門印行少年讀物的出版機關出現了，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也爲這工作特別成立了「兒童文學研究組」，我們這個「少年文庫」的出版，並不想夾雜在這中間湊熱鬧，而是想貢獻我們一小部份的力量。

這個文庫的內容，包括的範圍頗爲廣泛，舉凡適合於少年們閱讀的故事、童話、小說、劇本、詩歌、謠曲、遊記、以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無所不包，每冊字數略以二萬到三萬爲率，文字力求簡潔生動，並具有新鮮活潑的意趣。

我們這個工作，看來好像輕易，其實却是相當艱難的，要使它廣泛的展開，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完成，我們在期待着全國文化界和教育界朋友們的合作與支持！

民國三十年五月編者識

三個奇異的國家



版出社應供化文

目 錄

故事的開始.....	一
糖果國.....	二三
抽煙國.....	五九
散漫國.....	八五



故事的開始

天一黑，華華和蘋蘋就上床睡了。但都沒有睡着。

華華想起下午的舉，心裏還有點别扭：下午正約好幾個小朋友到屋前漆欄，裏去摸螃蟹，溜出大門，劈頭就碰着爸爸，看他提着小水桶，也不追究清楚，就連連罵着「滾回去」；剛一回到家裏，那雙污泥漆黑的赤腳板，又給媽媽看見了，媽媽更不客氣，揚起手裏的蒲扇就叫打，過後就把他關在家裏關了整天，逼着他做完三十個算術練習題。……

蘋蘋也在看天上的月亮，月亮像一片柳樹葉子，彎彎地掛在幾顆亮晶晶的星星旁邊，笑迷迷的，那樣子好快活呵。蘋蘋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它。什麼地方呢？她想。蘋蘋的記性真好，她一記就記起來了：前天跟媽媽上城裏去，打一家糖果店經過，糖果店的櫃子比爸爸還要高，櫃裏擺着好些蛋糕，餅乾，還

有糖。瓶子裝着的，花紙包着的，堆得可像座小山，小山後面就掛着一片彎彎的月亮和幾顆星星。那些糖，該是很香很甜的吧，但是媽媽沒有買，牽着蘋蘋的手走開了。想起這事情，蘋蘋很難受，像有條小蟲爬進她的喉管，癢癢的，她咳了咳，側過頭望望對面床上的她的哥哥，哥哥正捏着小拳頭，在月光裏搖着，光景像是要鍊鍊手勁，好跟人家打架，哥哥大概沒有想起糖果店，喉管裏不癢，蘋蘋吞了口涎水，又咳了一聲，華華忽然叫她：

「蘋蘋，你睡着了嗎？」

「唔，沒有，你怎麼也沒有睡着？」

在月光裏，蘋蘋看見哥哥放下拳頭，用手支着頭。側身向她，他說：

「我在想事情。」

蘋蘋奇怪哥哥也在想事情，他想想什麼？她沒有問，華華又說：

「蘋蘋，你說，這些個爸爸媽媽是什麼人造出來的？」

「哪些？」



「我們的，學校裏小朋友的，還有好些小孩子的。」

蘋蘋不懂這個，她搖搖頭。又担心哥哥不再理她，她就問：

「你還想什麼？」

哥哥把手一鬆，頭一滑，掉在枕頭上，像跟人吵架粗聲粗氣地說：

「一天到晚，讀書，讀書，規則，規則！一點自由也沒有，這過的是什麼生活！」

蘋蘋嚇了一跳，平常爸爸吓唬小孩子，都沒來得他這樣兇，這哥哥幹嗎這樣氣虎虎的？要是媽媽知道他半夜三更叫着，鬧着，怕要罵人的。她趕快一縮，曲蜷了身子，兩隻手交叉抱着自己的胸脯，閉上眼睛裝做睡着了。華華見她不響，又敲着床邊叫她：

「蘋蘋，你睡着了？」

「沒有。」蘋蘋小着喉嚨答應他。

「你可歡喜爸爸媽媽管我們管得這樣緊？」

「當然呀，誰裏與呢！」蘋蘋心裏說，但嘴裏沒有聲音。哥哥今晚可有點特別，老纏着她不放鬆，蘋蘋的上眼皮已經沉沉地壓下來了，她便「呵」的一聲，打了個呵欠，算是回答哥哥她並不歡喜。這個華華哪裡懂得，他看蘋蘋不響，他就笑一聲：

「你歡喜。」

「歡喜什麼？」蘋蘋眼睛一睜，問。

「歡喜爸爸和媽媽。」華華說。

「不。」蘋蘋說，「爸爸動不動就罵人，媽媽走過糖果店也不進去。」華華很贊成他妹妹的話，他還要加些補充：

「媽媽不買糖，不買餅乾，她拿了錢去買香煙。」

「她和爸爸抽煙，一天抽一盒。……」

「有時候抽兩盒，兩盒有多少支？你知道，兩個二十支……」他在心裏計算着「二零得零」，「二二得四」，「嗯，四十支呀！……」

應。

孩子們只顧自己吱吱咕咕談着，沒有想到有一個客人來拜訪他們了。這個人，渾身漆黑，尾巴豎得像根小旗桿，弓着背，腳輕輕手走到華華的床底，蹲下身來，坐着。他很懂得禮貌的紳士那樣的，閉緊着嘴，先用眼睛打量一番。牠這週圍到底是個怎樣的地方。牠的眼神可銳利呀，閃亮閃亮的，就像兩隻燈亮的小電筒，一霎一霎，在這間小房的黑暗的地方射着；兩條小板魚似的擺在牠身旁的；牠認得那是小孩子的木屐，尖着鼻孔嗅了嗅它，一股濶汚泥的臭氣直朝牠衝過來，幾乎沒有忍得住打了個大噴嚏。木屐對面的地方，很規矩地放着一雙小花鞋，隔花鞋尺把遠，一個折了右腿的洋囡囡直攤攤地躺着，像忍住一肚子委屈沒有哭出來，牠看着過意不去，想跳過去把它扶起，但頭頂「格格」一聲笑，倒把牠嚇了一跳。牠便靜下來，張着耳朵，打聽打聽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一定不要爸爸和媽媽，你要不要？」牠頭頂上的男孩子說。

「我也不要。」在牠對面，那個跛腳的洋囡囡頭頂上，一個女孩的聲音答

聽着這樣奇怪的對話，客人簡直嚇得尾巴直豎，耳朵張大，但隨即平靜下來，霎着牠狡猾的眼睛，在心裏對自己說：

「對的，孩子們！」

爲着表示牠的存在，牠鼓起腮巴子「咕」的一聲呼出來。

於是床上的華華叫牠：

「咪咪，你幾時來的！」

華華以爲牠就是他們的貓兒咪咪，其實，誰是他的咪咪呢？他們的咪咪正躲在欄樓的黑暗的角度裏，喂着她的小嬰孩哩。

這位客人就冒着咪咪的頭衝對華華「嗚」了一聲，跟着「咚」的跳上了他的床，側着頭，用腳貼住華華的小手。

癩癩是咪咪的好朋友，她對咪咪比對華華還要親熱，咪咪來了，怎能不到她跟前去？

「咪嗚，咪嗚，親愛的咪咪，來這兒吧。」癩癩叫，又在黑暗裏招着手。

這位冒稱咪咪的客人就斯文文爬到痲瘋的床上，偎着痲瘋的臂膀曲蜷身子睡下。痲瘋拍着牠，像媽媽對孩子說話一樣，她說：

「好咪咪，乖咪咪，我明天釣小魚給你做早飯。」

華華又「格格」笑起來：

「明天釣魚，你不怕爸爸打？」

「我們不要爸爸和媽媽的呀！」痲瘋大聲說。

「不要爸爸和媽媽，到學校裏老師還要管，還有守門的老頭兒也要管。」

痲瘋以爲這哥哥太膽嚇，不要，就一起都不要好了，她就這意思告訴她

哥哥。華華又問她：

「痲瘋，你倒想想看，如果沒有了他們，我們的生活，會成什麼樣子？」

對這件事，痲瘋倒沒有想到，她簡直不知道，還要聽她哥哥的意見：

「你想呢？」

華華一翻身坐起來，像怕給人搶走自己心愛的東西一般搶着說：

「那，第一，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從早到晚，我們都可以玩耍……」

「上課鐘響了呢？」蘋蘋岔進來問他。

「上課鐘，讓他響罷，我們不用管它，喲，蘋蘋，我還想要打破玻璃呢。」

蘋蘋非常快樂，也搶着說：

「我一早起來就買糖吃。」

「糖嗎，用不着買呀，我們自己到店裏去拿，拿了就逃走，人家追不着我們的。」

「我拿好些，可可糖，橘子糖，還要拿紙包冰淇淋，像上海店裏的那樣的。」

「好好，你拿，你拿。我呀，我要學抽煙，抽二十支，抽四十支，我帶了煙到學校裏去……」

「你那時候還要去學校？」蘋蘋又岔進來問：

「唉，你真傻，那時候，我們可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用去呀，反正我們是玩，不是讀書。」

華華想得太高興，簡直就想跳下床來，蘋蘋卻嘆了一口氣，懶懶地說：

「可惜這些事都是空的。」

像誰用一大盆冷水澆着華華的頭頂潑下來，他一震，怔住了，啊！是的。他又快活又興奮地想了一堆事，說了一車話，都是空的，空的，不能實現的，他倒抽一口冷氣，又倒下去，輕輕的像是對自己說：

「是的，是的，都是空的。……」

假在蘋蘋懷裏，那位冒名咪咪的客人，突然伸出牠的頭，用鎮靜的參謀家似的口氣說：

「爲什麼是空的呢？」

華華和蘋蘋在最初的一霎那，同聲回答這聲音。

「因為……」因為什麼呀？他們還沒有想到這個的時候，又同聲叫出來：

「哎呀！」

華華立刻一翻身爬起，睜大了他的眼睛：

「蘋蘋，這是誰呀？」

可憐的蘋蘋，用手抱緊了自己的頭，差點兒把整個身子都塞到枕頭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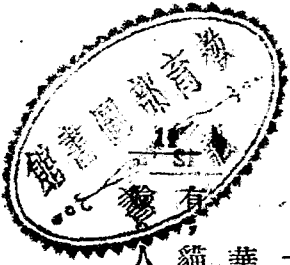
索巴巴地說：

「不知道呀，房裏並沒有另外的人……」

這位客人，又生氣，又好笑，就修的跳上窗檻，端端正正蹲着身子，轉動着牠碧綠的發光的眼珠子，一字一句地說着人們所說的話：

「誰說沒有另外的人，還有我呀！」

親愛的讀者，當這樣奇怪，這樣可怕的事情發生在兩個小孩子跟前的時候，那情形是怎樣的嚴重呀！蘋蘋連枕頭帶入滾到地下，華華也滾下來，雖然害怕，但還沒有忘了要保護他的妹妹，拖起蘋蘋和抱緊在她懷裏的枕頭鑽到床鋪



底下，兩個人隔着枕頭緊緊地抱着，蘋蘋一壁抖索，一壁嗚嗚的哭。……

「孩子們，出來吧，我不會害你們，爲什麼怕我呀？」貓兒又慢騰騰地說。

孩子們不響，一陣靜寂落到這個熱鬧的小房裏來，貓兒就像對自己說：

「我歡喜和你們玩耍，我會幫助你們的。」

這句話可打動了華華的心，摔掉給蘋蘋拖着的那隻手，他從床底下伸出頭來，剛剛露出一隻眼睛，他又一閃縮回頭去，怎麼這個貓兒長得這般高大呀！牠坐在窗洞裏，可就擋去了半個窗子的月光，牠那對張着耳朵的貓頭，看起來竟比蘋蘋的還要大些呀！……

「出來呀，小朋友！」貓兒柔聲地叫他。

華華又探出半個頭，看牠是否伸出牠的爪子，或者露出牠的牙齒，但都沒有了，貓兒正側轉牠的臉，迎着月光，那是張笑迷迷的和外祖母的差不多溫和的人就是抱着牠親着嘴，也不會叫你嫌惡的。於是華華就斗膽地問牠：

「你是咪咪嗎？」

貓兒說，像對一個朋友那樣親切的。

「我不是你們的咪咪，我是貓兒黑妮。」

聽見哥哥和貓兒說話，癩癩也放鬆她手裏的枕頭，挨着她哥哥的背脊撲上來說：

「貓兒是不會說話的。」

華華撞撞她，叫她不要得罪這位奇怪的客人，沒想到貓兒却滿不在乎，大方方對癩癩說：

「我不是普通的貓兒，我是……」

癩癩的膽子也大了，就從她哥哥背上爬出來，靠着自己的小床，抬起頭問牠：

「你可是神話裏的貓兒？」

「你可是神話裏會施法術的貓兒？」華華也立起身子，岔上來問。

貓兒點着頭說：

「正是，我就是。」

「你的法衣在哪裏？」蕓蕓一壁問，一壁又胆怯地向她哥哥身邊擠過去，華華擔心妹妹問的太唐突，自己就和和氣氣地加問一句：

「我們是問你爲什麼不披上你的法衣？」

「這是爲着神祕呀！」貓兒閃着牠的眼睛，炯亮炯亮的，像是無限量的智慧，無限量的法術，就在那裏亮亮的眼珠子裏面跳動，這樣神祕的表現，是完全把孩子們征服了，華華兄妹就同聲讚頌牠起來：

「呵呀，你真了不起呀！」

貓兒臉上倒沒有驕矜的表情，還是平平靜靜的，向着兩個頑皮的孩子，牠模仿着走江湖的人的那般神氣說：

「小朋友，聽我說，你們想什麼，我都可以給你們辦到。你們不要爸爸和媽媽嗎，這個容易，我送你們到幾個奇異的國家去。呵，那裏真是個好地方呀

，沒有爸爸，沒有媽媽，你們歡喜什麼，就有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誰來干涉你們呢？哎呀，沒有呀，沒有呀！」

華華和蘋蘋簡直忘記了一切，家也好，學校也好，咪咪也好，一起丟到遠遠的地方，跟緊眼前這個神秘的貓兒，伸出手要求牠：

「好呀，好呀，親愛的黑妮，送我們到那裏去呀！」

黑妮從容地跳到地下，筆直地，用牠的後腳站住，前腳手一樣的撐在腰上，就像爸爸出門時候對不聽話的不肯留在家裏的小孩子一樣說：

「好吧，你們穿衣服吧！」

孩子們又是驚慌，又是感激，連忙穿上了各人的衣服，蘋蘋還有點不大相信這事情會是真的，就吞吞吐吐問牠：

「黑妮先生，你送我們送到哪裏去？」

貓兒從腰間舉起牠的右腳掌摸摸鼻子，然後說：

「地方很多，就看你自己怎樣選擇，比方說糖果國、這個國家，用的吃的

，看見的，聽到的，全是糖果……」

沒等牠說完，蘋果就拍着手笑起來。

「去，去，去，到糖果國去！」

「貓兒也不睬她，又慢條斯理說：

「還有一個好頑的地方，那裏大人，小孩，牲口都會抽煙，大家靠抽煙過日子，吃，喝，工作，玩樂，全是抽煙，人家叫它抽煙國……」

華華也插進嘴來：

「親愛的黑妮，最好是去這個地方！」

「貓兒仍舊沒有停止介紹牠的奇異的國家……」

「還有一個地方，我們也得去走走，那是散漫國。那是小朋友們最歡喜的國家，從國王到人民，大家不講紀律，不守規則，你可以聽隨自己的意志做一個最快活的人。」說到這裏，貓兒停了停，伸出舌頭舔舔嘴唇，看着蘋果那張做夢一樣迷惑的小臉。問：

「你歡喜哪個地方，你要先到哪裏？」

獺獺就像看見了一大盤香甜的糖果，就想伸手抓它一把，又當着陌生的客人不好意思擺出那股饞相，一樣躊躇了一會才輕輕的說：

「我希望先去糖果國。華華哥哥，你肯先讓讓嗎？假如，那裏有很好吃的可可糖，或者其他的餅乾蛋糕，你也想吃一點嗎？」

華華就爽快快答應她

「好，就先去糖果國。黑妮先生，我們這就出發了？」

貓兒點點頭。獺獺又問牠：

「你可和我們在一塊？」

「我和你們在一塊，送你們到那裏。」

「那末，親愛的黑妮，我們就動身吧！」

華華束緊腰間的皮帶，伸手去拖貓兒那隻毛茸茸的大爪子。貓兒望望自己的樣子，覺得應當化裝一下，才能把孩子們安全地帶出他們的國度，牠把這意

思告訴了華華，並且說：

「最好你們給我一頂禮帽，一件外套和一雙鞋子。」

華華立刻東翻西翻，翻出了自己的一雙舊的籃球鞋，蘋蘋也不知從什麼地方拖出了爸爸的禮帽和媽媽的外套，貓兒穿戴起來，尖耳朵和長尾巴不見了，四隻大爪子也給分別隱藏在籃球鞋和外套袋子裏，貓兒偏着頭，笑嘻嘻的問孩子們：

「喂，我這樣子像誰？」

蘋蘋說：

「像我們的媽媽。」

華華不同意，他說：

「像爸爸。」

貓兒就飲住了笑，一本正經對他們說：

「好吧，不管他像誰都好，我們現在動身了。來，蘋蘋，閉上你的眼睛，

你，華華，也閉上！不許睜開，明白嗎？」

孩子們小盲子似的，閉緊了眼睛，馴服地點着頭。貓兒就像合唱隊的指揮員打着拍子，伸出牠兩隻前爪，做了好些奇奇怪怪的動作，不時還豎起牠的長尾巴，團團轉轉兜着圈子，幸虧孩子們瞧不見，要不然怕要笑的絞痛肚腸的。但牠可沒管這些，橫七豎八儘管轉着圓圈，轉呀轉的，轉呀轉的，忽然「噉」的跳起，牠跳得好高呀，隔地至少有七尺，很快又落下，「呼呼呼」咕嚕了一會，就「喝」了一聲唱着：

「黑夜來了，

光明塗蛋了，

架上天橋呀，

我們要渡過

那邊闊的海呀，

那神秘的海呀！」

貓兒重複唱着牠的詩，窗外的風「老虎」地吹嘯起來，不知從什麼地方推來大朵大朵的濃黑的雲塊，遮沒了那片彎彎的月亮，孩子們和他們的小房間也全給隱藏在黑暗裏，風繼續呼嘯着，排山倒海似的一陣一陣猛烈地呼嘯着，貓兒碧綠的發亮的眼就像兩道探照燈向着黑暗掃射，它們一忽兒在天上，一忽兒在遠方，小火柱似的劃着，劃着，突然牠停住了，因為風停了，雲也退了，彎彎的月亮又露出她那個半邊臉來，那幾顆亮晶晶的星星，仍然在那裏，華華和蘋蘋，也照舊閉着眼睛抱着擠在一塊兒，只是房子和小床沒有了，攤開在孩子們跟前的是一面無比巨大的黑鏡子似的大海，一隻小船兒孤零零地擱在海灘上，海裏的浪，一陣推着一陣滾上來，小船就皮球似的跳着。

貓兒笑嘻嘻的叫着：

「喂，睜開你們的眼睛呀！」

孩子們同在最快的比風吹過還要迅速的瞬間打開了眼睛，又同樣驚慌而又快活叫出來：

「啊，海呀！」

海呀，海就躺在他們跟前，一層一層，翻騰着它發光的波瀾，打着岸沙，激出一捲捲白的泡沫，白沫湧上來，湧上來，看看像條軟絨絨的棉花的鑲邊，但它一忽兒又跟着退去的水波逃到海的中心去，消失了，於是那片彎彎的月亮就帶着那幾顆亮晶晶的小星落到海面，重新讓新起的波瀾把它們的影子衝得粉碎……。

孩子們對着海，出神地張大着嘴，睜圓了眼，大概是沒有方法說出他們的驚異吧，貓兒看着好笑，就拍着他們的頭頂，提醒了他們：

「這就是去糖果國的海呀！坐了這個小船，渡過這個大海，就到了糖果國哩！」

孩子們才像從夢裏醒來，向貓兒要求要上船，貓兒解了纜，把船兒拖近岸邊，華華一跳就上去了，蘋蘋跳不那麼遠，正想叫她哥哥，貓兒就橫腰抱着她，和自己一塊兒跳進船裏，把蘋蘋安置在艙裏，然後扶住了舵，船兒就小汽艇

似的在濤浪中間衝着，衝着，衝開一片波濤，又衝上一個浪頭，海浪嘩啦啦地起伏着，嘯着，淹沒了談話的聲音，孩子們就叫喊似的唱起來：

「我們乘風又破浪，

駛往那個奇異的地方，……」

貓兒也搖搖晃晃地張着嘴唱着：

「那也是幸福的地方，

甜蜜蜜的糖果兒呀，

你要多少就多少！」

風從後面吹過來，把貓兒的歌聲吹送到孩子們的耳朵裏，他們就快活地接下去：

「我們乘風又破浪，

駛往那個幸福的地方。……」

風搖的更緊，浪奔騰的更兇，船兒也衝的更快，快，快，頑皮的華華和蘋

蘋就給那奇異的貓兒帶到奇異的國家去了。

糖果國

糖果國的國境，不是牽連不斷的山峰，也不是神秘暗鬱的森林，却是一片開朗的闊大的廣場。廣場的東頭，和海銜接着。太陽正帶着它的萬丈光芒從海底跳出來，在海面塗上大幅的金光，也把廣場煊染得明晃晃的。廣場兩旁，整齊地像隊伍似的密植着好些果樹，樹上一律掛着各色各樣的果子，大的大得像飯碗，小的也和胖小孩的拳頭那樣結實，圓溜溜的堆堆擠擠地，一簇一簇從翠綠的樹葉中間探出頭來。果樹梢因為蓋着太陽的光，都像鑲着金似的璨璨地閃耀着，果子的顏色，便顯得更光潤，更鮮豔。大蝴蝶和小蜜蜂，成羣結隊在果樹叢裏瘋狂地飛舞着，撲擊着，像一羣剛剛放了學的撒野的孩子。

一個哨兵端着槍，從廣場的這邊，踱到廣場的那邊，專心一志跨着練操的步子，像他的隊長在旁邊對他叫着口令：「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祇



是，要是他忘了自己心裏劃定的那個距離，向果樹跟前多跨去幾步，那他可就要吃着苦頭哪，大蝴蝶和小蜜蜂的那個集團，就立刻會從樹叢飛出，簇擁到他跟前來，釘住他的槍桿。子彈帶，手榴彈柄，噹噹的叫着，紛紛亂亂飛着，使得他惱怒的要暴跳三丈，於是他就不得不煞住腳，逃兵似的，趕快用跑步跑回對方去，跑的時候要又一個不小心，闖近了對面的果樹，同樣的苦頭又同樣落到身上來。因為這個原故，這個高高大大的哨兵，只敢在廣場上南走十八步，北走十八步，來來往往跨着他的練操的步子。

他這樣來回踱着，大約踱了半來轉。突然，像給劈雷擊着，筆直地站住，兩個腳跟「碰」的一敲，肩上的槍立刻滑到手裏，他就用最快速度高高地舉起那槍，對自己叫着：

「立正，敬禮！」

聽着那聲音，從樹叢裏走出一個胖墩墩的胸前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勳章的官員，官員正摘下他的帽子，用它揮趕那些瘋狂的蜂羣。給哨兵這一叫，樹底下

一驚，差點兒將帽子扔到地下，待他看清那木棍似的豎着的，只是守衛自己國境的一個哨兵，就隨隨便便把帽子向額角頓擦了幾下，算是答了敬禮。然後戴好那帽子，問着哨兵：

「這一帶都很平靖嗎？」

哨兵又恭恭敬敬碰了碰腳跟，說：

「報告大人，這一帶什麼事也沒發生。」

「牛奶果和糖醬果可都熟透了？」那官員又問。

「回稟大人，都熟透了，蜜蜂兒都來了。」

官員並沒聽清他回答什麼，拿了副望遠鏡，朝海上望着，望了一會就問：

「那個小白點子是一隻海鷗嗎？」

哨兵跟着官員的手指，旋轉他的身子，眯了眯眼睛，好像並沒瞧見什麼，但他還是很有禮貌的回答：

「回稟大人，那個小白點子，正是一隻海鷗。」

「牠爲什麼不飛動呢？」

官員掉轉頭看着他那個誠實的哨兵，哨兵給他看得惶恐起來，竟忘了怎樣回答，只把眼睛呆瞪瞪的靜着，像一條死魚的樣子，官員可生氣了，就大聲的再把他的問話重覆一遍，哨兵這才戰戰兢兢說：

「是的，是的，報告大人，牠是停在那裏！」

官員怎樣會滿意這樣愚蠢的回答呢？他抬起皮鞋，正想踢過去，但他看見那個小白點子，不但不會停着不動，並且抖擻着他們的國家衝了過來，漸漸擴大，漸漸擴大，他就重新站好舉起他的望遠鏡，顯現在他眼中的，是一塊高高的像石碑似的豎着白色的東西。呀，那是帆！是有人坐了船來他們這裏了。客人呢，還是敵人？望遠鏡可沒幫他弄明白這個，只告訴他一隻掛白帆的船駛近來了。官員就手足無措的忙亂起來：他的第一個動作，是捏緊兩拳，預備好跑步的姿勢，他要跑去叫駐防軍的大隊集合，但他隨即又斂住，對哨兵下着命令：

「站住，瞄好準！不許船上的人攔岸，我馬上派人來幫助你！」

他不再就攔自己，就急急忙忙跑進樹叢裏去了。

是誰來了呢？

哨兵還是木棒似的站着，不過他已經把槍橫在手裏，眼皮一霎都不敢霎的着任海岸。於是他看清楚了：的確的確有一隻船朝着自己衝過來了。他們是誰呀？船上一個人用手揚着一頂禮帽，另外還有兩條短短的手臂，也伸向天空搖擺着，哇啦哇啦叫着，但聽不見他們叫些什麼，他放了心：那不是敵人，他們沒有槍，並且他們的人數也很少，根據他的經驗，這不過是來參觀他們糖果國的客人罷了，他就囑咐自己放鎮靜些，端起槍，又來來回回跨着練操的步子，表示自己是一個有教養的保護國土的衛士。

船就在他第二個來回的時候攔岸了，官員也正帶了他大隊兵士從樹叢裏衝出來，當他看清楚發生的事情，正同他的想像相反的時候，他又忙亂起來，對兵士們粗厲地叫着：

「撤退！叫音樂隊集合！」

就在同一分鐘裏，士兵消失了，一隊服裝漂亮的樂隊，挺硬腿肚一步一步跨出來，官員叫他們成「一」字形排好，各人按着樂器，等他指揮，一切都安排好，他才用一塊大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然後再揚起它來，跑去迎接他們的客人：

「呵呀，原來是你呢，我親愛的黑妮先生，你好呀！」

就在器樂鏗鏘的吹奏中，官員朝着正走向他的客人撲過去，按照外國規矩張開兩臂抱住了那隻穿外套戴禮帽的貓兒，並且在牠那毛茸茸的貓臉上親了個嘴，貓兒也用同樣的禮貌回答了他，兩個像老朋友似的親熱了一會，這才分開，裝出彬彬有禮的樣子，挺直腰站住，貓兒再鞠個躬，謙和的說：

「親愛的大臣閣下，讓我以至誠的心，祝福我們幸福的糖果國的全邦人民，並祝大臣閣下的健康！」

官員馬上綻滿了一臉的笑紋，也鞠着躬對貓兒說：

「我代表做糖果國的國王和人民向你致謝，並且虔誠地歡迎你的光臨！」

貓兒再一次鞠躬，再一次謙和的說：

「親愛的大臣閣下，我真厭惡我這張笨嘴，它說不出我心裏要向你說的感激的話。現在，讓我介紹給你世界上最聰明的兩個小朋友，他們爲着到貴糖果國來觀光，把自己的爸爸和媽媽都丟掉了。」

貓兒一邊咪咪笑着，一邊從身後拖出兩個小孩來，這就是華華和他的妹妹蘋蘋。他們跟着貓兒上了岸，因爲在海上漂蕩了一晚，心神還沒定下來，就都鄉下孩子似的，怯生生的躲在貓兒那件過度寬大的外套的後面，沒敢露出臉來。經貓兒這一拖，他們只好直立在官員前面，並且向他行了禮，官員不但還禮不迭，還非要把這會才看見他們算作是自己的錯過不可，他用非常抱歉的聲音說：

「真是失迎呀！我最親愛的小朋友，我懇求你們原諒，該是可能的吧！」
華華和蘋蘋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客氣的話，不知要怎樣回答他，就索興不作聲，再舉起手來，向那官員回行了一個幼童軍的敬禮。

官員笑的更利害，話也說的更溫和了：

「親愛的孩子們，有了你們這樣的客人，我們糖果園是怎樣的榮幸呀！祝你們健康！」

貓兒這時正站在一旁，他看孩子們都不說話，牠就岔上來說：

「大臣閣下，你太客氣了，我們的華華和蘋蘋是特地來向你領教的呀。」

「是的，來領教的。」蘋蘋用很小的聲音跟着這麼說一句。

這句話更討了官員的歡喜，他一把拉過蘋蘋到他跟前，俯下頭去，用肥厚的嘴唇吻了吻她的頭髮，又拍拍她的肩頭說：

「我聰明的孩子，你長的多漂亮呀，你到了我們的糖果園，吃着世界上最甜最好的糖果，你的小臉蛋，將要長的更紅更胖，你會變得更加美麗，美麗得和公主一模一樣……」

奏樂的一直在亂糟糟的吹着喇叭，敲着銅鼓，蘋蘋沒有完全聽清楚那官員說些什麼，她却小聲向她哥哥說：

「他說得好滑稽。」

她的哥哥，正給這個奇異的地方的那些奇異的東西迷惑住了，眼珠子東溜西溜只是張望着。聽見蘋蘋那麼說，他才頂真去聽那個官員到底在講些什麼。官員見他朝自己轉過頭來，就丟下蘋蘋，舉手向樂隊搖了搖，叫他們停止，然後指手劃腳的說：

「我的好孩子，你們來糖果國，也就是你們自己的幸運呀，你們一定會驚奇世界上竟有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一年四季長着最好的牛奶果和糖醬果；用砂糖和冰糖鋪道；用各種各樣的蜜餞果子，餅乾和煉乳造房子；用最軟最韌的巧格力裝飾服裝。你們瞧，我們做官員的這些勳章，領章；他們當哨兵的這些武器，只要你們伸出舌頭去舔那麼一舔，包你半年不再想嚐糖的滋味。你們再瞧，那些飛來飛去的蜜蜂，牠們是這世界上最英武的衛士，牠們守衛我們糖果國的本領，比普通軍隊還要強，牠們可以攝取最豐富的營養，把自己養得又肥胖又強健。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更幸福的國家嗎？」

官員說了又停，停了又說，現在他閉上了嘴，大概是非常疲乏了。

「沒有。」華華說。

「沒有了。」蘋果也說。

官員重新提起精神，用眼睛盯住孩子們的臉孔，說：

「那末，我親愛的小朋友，你們就在這裏住下來吧，糖果國的人民也是這世界最好客的人民哩。」

孩子們哪有不願意的？但他們都轉向那貓兒，要聽牠的意見，貓兒就用溫和的態度向官員表示了謝意，然後再壓着嗓子，用最低的最難使人懂得的那聲調笑着說：

「親愛的大臣閣下，真是承你不棄呀！我就依從你這個高貴的意見把這兩個孩子留下來，讓他們在貴糖果國享受最甜蜜的幸福吧！」

官員和孩子們都笑了，大家都歡喜聽貓兒說的這些講客氣的人說話。

貓兒又搓着牠兩隻前爪，對官員彎了彎腰：

「親愛的大臣閣下，現在，讓我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
官員趕忙岔進嘴來說。

「你要什麼，儘管說呀，親愛的黑妮先生！」

貓兒的要求是：

「請讓我向你告別，我還有點小事兒要去料理一下，不能在貴糖果國耽擱了，這在我心裏是怎樣的遺憾呀！」

這回牠沒有等官員開口，就轉向華華和蘋蘋：

「孩子們，我不陪你們了，你們就在這裏住着，多吃點糖果吧！」

官員看出貓兒去意堅決，也不多挽留牠，就忙着去招呼他的樂隊，叫他們預備奏樂，又奔去叫那個哨兵給貓兒的船上帆，孩子們趁那時候拖住了貓兒的衣角，悄悄地问牠：

「你幾時再來？」

貓兒掉過頭，擠在華華的耳朵邊告訴他：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來，只要你們需要我……」

樂隊沒等他們的話說完就吹奏起來，大喇叭吹的特別響；「嗚嗚嗚，嗚嗚嗚，」好像是有人在那裏面哭着。官員再到貓兒跟前，拿兩手搭上牠的兩肩，哭巴巴地說：

「你要去了，我心裏多麼難過呀！親愛的黑妮先生，千萬別忘了我們糖果國，千萬再帶着你的光榮到我們糖果國來呀。」

於是大家又親親熱熱告過別，貓兒就跳上牠的小船，掉轉方向駛去了。直到船兒只剩下一個小白點子，直到那個白點子也消失了，官員才引了華華和蘋蘋離開海岸。

你要是長久長久住在你那並不潤氣的家裏，每天守着那幾張舊式的褪了漆的方桌和條凳，那幾塊黯灰的沒有光彩的牆壁；你的窗子當然也不會寬敞明亮，而你也無法從那裏探望到花園的一片草場，或者一叢花木；你的窗口開得太低太小哪，而窗外又老是那麼一堵推不開的朝濕的高牆，太陽怎能照進你的屋

子呢？你每天守着這些灰撲撲的東西，心裏當然是枯索無味的哪！當你靜下來的時候，會不會想起你在畫片上見過的那些漂亮的房子，那些裝着電燈，安着沙發，窗幔，一直拖到地下的漂亮的房子。當然哪，你一定想起的。你並且還想到就在那房裏的雪亮的電燈底下，靠着軟軟的沙發，吃着你最心愛的東西，倦了，就閉着眼睛，舒舒服服的睡去，那是多麼愜意的事情呀。……

幸運的華華和蘋蘋就是給那隻貓兒從他們那祇開着一個小窗的，暗淒淒的屋裏帶出來，送到糖果國，又給那個胖敦敦的官員送到一間特別漂亮，漂亮得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房子裏。當然囉，從果樹林的廣場到這間房子，他們還經過一條不算很短的大街，這條街，不但兩旁通通是糖果店，糖果攤，糖果行，而且正如那官員所說的，還用了砂糖和冰糖鋪着街面，太陽曬着，滿街通通是黏黏滑滑的，孩子們幾次幾次彎下腰去給自己扯鞋子。但這些都無關緊要，還是讓我們介紹這間房子吧。

一推開門，官員就得意洋洋對他的小客人說：

「這就是給你們預備的房子。」

房子的四牆，一律塗着奶油的黃色，豆沙色的天花板上雕刻些奇奇怪怪的花紋，有點像槍礮，又有點像人物；門框，窗格和地板，都像塗着臘似的發着油滑的光。大概是佈置的人担心屋子的光線不夠強烈，特意又在它一個角裏豎立一座高大潔白的人體塑像，這樣的設計果然是聰明的，太陽從窗外投了一線光在那塑像上面，便使得屋裏的傢俱統統顯得光亮亮的，叫人看着，會忘記這世上還有灰塵，還有泥土。

「這個房子好不好？」官員說，「這張矮桌子，這幾個矮沙發，通是特意叫我們糖果國裏最聰明的匠人給我們小客人預備的。」

對着那些矮登登的東西，華華心裏頓覺得好笑，幼稚園的學生才坐小椅子矮桌子的呀。但蘋蘋不是這樣想的，她滿心歡喜那些小的矮的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傢俱，很想就走過去坐下來，但那個陌生的官員還在說着他的房子，她不敢亂跑，只抬起頭聽着。

「……瞧，窗子外面那個露台，從那裏可以望到我們糖果國的金水池，那是最好的游泳池呵，世界上還有什麼國家有這樣好的游泳池呀？」

官員停住說話，跨前一步，預備把孩子們領到露台上去看他的游泳池，忽然又觸了電似的站住，舉起他肥大的手掌把自己光禿禿的頭頂敲了一下

「呀，我真糊塗，還沒給你們預備早飯！」

官員就急急轉了個磨旋，撇下孩子們，奔到門外去。這裏，華華也慌忙亂起來，跟到門口大聲喊着：

「再見，大臣先生！」

「一會兒見，我的好孩子！」官員在外面呵呵笑着回答，沒等他的笑聲消失，華華就奔出那張通到露台的門外去了。

蘋果看房子裏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一跳就跳上一張沙發跟前，想坐下去，但她碰見了沙發後面的那個塑像，就撲到那前面，伸出小手輕輕地拍了拍它，跟着就有一陣水粉，一悉悉沙沙地落下來了。了不得，這可闖了禍了！蘋果趕忙縮

回手，只是奇怪，手掌怎麼像沾了漿糊似的黏着呢？這些白白的小粒是什麼東西？蘋蘋沒想清楚這個，就伸出舌頭舔了舔手掌心，呀，甜的，是糖呵！她就像突然給人打了一棍的小狗似的叫起來：

「華華哥哥，快來看，一個糖菩薩！」

華華正在露台上望金水池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地方，聽見他妹妹那奇怪的叫聲，就跑進房裏來，蘋蘋用這句話迎接他：

「我們來吃糖啲！」

華華看她正像在家裡找着媽媽撒嬌那神氣，兩手抱着那個高大的白的人像，不着時，笑得眼睛祇剩兩條彎彎的縫。

「糖在那裡？」他問。

「這裏，這是個糖菩薩呢。」蘋蘋還是老樣子抱着她的糖菩薩。

華華這次想起貓兒是把他們送到什麼地方來了，糖果園呵，吃的，用的，看的，全是糖，這個糖菩薩，這張糖桌子，糖沙發，這盞糖電燈，這間糖房子

……現在不動口，什麼時候吃它？他亂七八糟想起一大堆糖的東西，就跑去拖開他妹妹：

「鄉下人一樣抱着它做什麼？敲碎它吃呀！」

「敲碎它，那個胖先生要罵的。」

「罵？誰罵你？這裏是糖果園呀！」

華華就氣兇兇地抬起右腳，「碰」，一脚，那糖菩薩一歪，「嗵咚」！跌倒在地下，橫七豎八，堆了滿地的糖塊，華華檢了一塊塞在嘴裏，甜的，甜裏還透酸，是檸檬糖呢，還是橘子糖，全沒交待清楚，糖已經滑着他的喉管落到肚子裏去了，於是他又塞了一塊。蘋蘋比他還要忙，腮巴子鼓得圓突突的，嘴裏團團地嚼着，一隻手抓着糖菩薩跌斷了的胳膊，另隻手還拖起它的半個頭頂來。

華華看他妹妹這樣貪吃，心裏又生氣又好笑，要是那個胖先生這會子叫人送了早飯來，看出她這副餓樣子，怎不叫人笑話？他學着爸爸的口氣對妹妹說：

「蘋蘋，你這樣子算什麼，坐下來慢慢吃吧，吃完了還有的。」

蘋蘋拖起那塊沉甸甸的糖菩薩的頭頂，走向燧哥哥，預備和他兩個在那張矮沙發上坐下，把整個糖菩薩吃光，兩人的屁股剛剛挨着沙發墊子，就連人帶糖場下去，把張沙發壓得粉碎，蘋蘋正要哭出來，華華已經一個跟斗翻到旁邊的地板上笑着叫起來：

「吃糖呀，吃糖呀，好大一堆可可糖？」

當真，沙發也是糖做的！還有，那張小枱子，敲敲看！一拳打下去，枱面就露出一個洞來，掉下一層可可糖的碎塊，蘋蘋的心都笑開了：

「好呀，好呀！」

她也就順勢一塌，坐在地板上，抓起那些紅的白的糖塊往嘴裏塞，華華又止住了她：

「蘋蘋，你只是狗一樣伏在地下吃，抬起頭望望呀！房子的屋頂牆壁通是餅乾做的，這掛鐘，電燈大概也是，我們來拆了它吃個飽！」

這事情太魯莽，蘋蘋不敢同意，她說：

「不要拆房子，晚上我們要睡。」

「那末，我們吃點什麼呢？」

「糖呀。」蘋蘋捧了一捧糖渣送過去，華華推開了：

「糖，糖。糖是糖，我的嘴渴得要命，一口水也沒有喝的，這鬼地方！」

「喏，這是什麼？」一個水龍頭！還有一個小鉛桶。「蘋蘋在房子的角落裏，原來給那糖菩薩擋着的地方，找到這兩樣好東西，她對自己說：

「這是澆花的。」

「正好，我的腸子正要澆一澆了。」

華華一把抓住那個光璨璨的龍頭，就想放，這回却被蘋蘋拖住了：

「你喝冷水，媽媽要罵的。」

華華笑了：

「你說媽媽，媽媽在哪裏？媽媽正在家裏找她的小蘋兒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扭開龍頭，注了一桶水，捧着望嘴裏倒，「公東，咽的氣都透不過來，好一會，他才吞下大大的一口，問他的妹妹：

「你來嚐嚐，是熱的，是可可茶。」

蘋蘋抿着小嘴喝了一點，也推開了：「太燙，媽媽不在這裏，我也要喝冷的。」

她的眼睛一轉，射到窗子外面，她看見了更好的東西。

「華華哥哥，我猜露台的那些欄杆是冰淇淋做的。」

華華已經把頭伸進鉛桶裏喝水，不能說話，只點了點。

蘋蘋就小鼠似的溜到窗外，從窗口探進半個頭來：

「真是冰淇淋呵，我吃起來了。」

華華的第一桶可已經喝光，又扭開龍頭，注他的第二桶，他問蘋蘋：

「你吃了幾口了？」

「四口。」蘋蘋含含糊糊答應他。

「你猜我喝了多少？」

「你……你……你……你……」外面的聲音是斷斷續續的。

「小蘋蘋，你做什麼？」

「我……冷……」

華華手裏提着那鉛桶放不下來，他還是隔着窗子喊：

「進來，不要吃了。」

「不，不……不！」

聽聲音，蘋蘋是不肯丟開他的冰淇淋，華華又叫她：

「小蘋蘋，你進來喝口熱的可可茶，你來看，我的肚皮快漲破了。」

這回，外面沒有聲音。

「小蘋蘋，你爲什麼不說話了？小蘋蘋！」

外邊的蘋蘋仍然沒有回應，華華手忙腳亂丟下鉛桶，龍頭也沒關上就跑了出去，一轉眼，把那個僵得像根木棍子的他的妹妹拖進來，華華嘴裡還嚷着：

「你好呀，小傻瓜，凍得這樣子，像什麼呀？一根冰柱子，對嗎？來，我把你曬曬。」

但是房子裏沒有太陽，電燈光也沒有，華華就把她拖到那熱氣騰騰的可口水龍頭底下，像洗淋浴似的沖了一頓，蘋蘋才搖了搖頭，舉起她的小手遮住眼睛，「哇」的一聲哭起來，華華連忙拍着她：

「好妹妹，別哭了，你到底怎麼回事呀？」

「我的肚子裏全是冰，我冷得要命。」蘋蘋又哭又擦，滿臉都是可可的顏色。

「看你好醜，我們到金水池洗澡去。」

華華拉着渾身濕淋淋的蘋蘋走出房去，蘋蘋還說：

「我下次不再吃冰淇淋了。」

金水池就躺在房子外邊的花園裏，叫它池子，是未免太小看了它，但它的面積究竟有好大，卻又是華華和蘋蘋不能知道的，因為他們從池子這邊，望不

到池子的另一邊是個怎樣的地方，也許是它對面的樹長的太密，要不然，就是太陽照的太強，滿池的黃澄澄的水像金子似發出反光，刺得眼睛發花，叫人不敢逗視，他們也就沒有去撩撥它，脫下衣服只預備跳下去。蘋蘋褪了她最後一隻襪子，又對自己勇敢的行動懷疑起來，她說：

「水這樣亮，怕要燙人的。」

華華正挺直兩腿，平伸兩臂，準備了一個最準確的跳水的姿式，給他妹妹這一說，兩手徒的垂下來，兇起面孔罵着：

「怕燙，你回去把！」

但看着蘋蘋霎霎眼睛，像又有什麼東西要從那裏面滾出來，他就趕快擠出

滿臉笑說：

「不怪你呵，來，站好，我們來比賽潛水，看誰潛得深。預備，一、二

！」
 蘋蘋也就照她哥哥的樣子鼓起勁了，喊：

「我來數，一、二、三！」

「撲通」一聲，孩子們跳落到水裏，激起大的攢的金色的波浪，濺出高高的金色水花。世界上最有名的游泳選手，把他們強健的身子丟到海裏，或者江裏的時候，也不過是這樣雄壯的吧？他們是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他們要在水底潛好幾個鐘頭，然後再等觀衆的鼓掌聲和喝采聲把他們迎接上來。但是，慢着，我們這裏可出了岔子了！當擴大的波紋沒有消失，激起的浪花沒有落下，兩條赤裸裸的小身體，就像肉蛆似的從落水的地方爬出來，而且，了不得呀，他們在金水池裏遍體鍍了金了，黃亮亮的，是兩個金菩薩吧？

「糟糕，渾身都是蜜糖！」

「要不開口，誰知道這個就是華華呢？接着那個矮矮的蘋果也咬聲呀氣說起話來：

「叫人來這裏洗澡，我吞了一桶蜜糖了。」

「我吞的比你還要多，怕有四桶吧，」四桶蜜糖大概使華華很開心，他儘

管哈哈笑着，蘋果却說：

「哎呀，我的眼睛黏着了，睜也睜不開。」

「我也是一樣呵。從沒聽說這樣的地方，游泳池裏是蜜糖。我們……」
一陣宏大的聲音，從遠處橫了過來，截斷他的話，落到他們的頭頂：

「噲噲噲，噲噲噲，噲噲噲……」

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時候，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嗎？兩個渾身糊滿蜜糖的小孩子，一點也沒有遮欄的，躺在草地上，在他們上面，成千成萬的蜜蜂羣落雨似的要掉到身上來舔蜜糖，還要釘呀釘的釘出好些個疙瘩來。

兩個孩子就同時從草地跳起，擺動着他們溜黃的赤裸裸的身體，兔子似的在草地上竄着，一邊還悽厲的叫着：

「救命呀，救命呀！」

幸虧離他們不遠，一座噴水池撐傘似的高高的擎着水柱。撒出千萬點雪亮的水花，孩子們什麼也來不及考慮，就把身子丟進那裏面，蘋果可就立刻像給

什麼咬着似的又「哇拉」叫出來：

「好酸的水呵，我的鼻子痛死了。」

華華也嚐出了浸在他週圍的，是酸溜溜的檸檬水，但他不響，再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他們洗去這身討厭的蜜糖呢，這糖果園，倒霉的地方！他一邊划着水，一邊叫他妹妹：

「不要緊的，你捏着鼻子吧！」

「捏着鼻子，眼睛也是痛的，哎喲，好痛喲……」她就咽着鼻子在水裏哭起來。

華華聽見妹妹哭了，心裏着了慌，就划到她跟前好好兒安慰她：

「哭不得的，哭了，你的肚皮漲滿了水，會淹死的。」

不想道句話沒把癩癩哭聲壓低，反使它高揚起來：

「嗚，嗚，嗚，嗚嗚嗚……」

華華正想把他這個哭哭啼啼的妹妹拖上岸去，已經有一個人跑來池邊了，





就是那個胖敦敦的官員，他敞開衣領，滿頭大汗，氣虎虎的頓着他的厚底皮鞋，打雷似的喊：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呀？」

「洗澡。」蘋果不哭了，她說。

「哎呀，這裏洗不得澡的，看，把滿池子泉水都攪渾了。」

華華有些恨他，就赤身裸體對着他叫着：

「你們的金水池，是什麼鬼地方呀？」

官員像突然有人觸着他的癢處，呵呵大笑起來：

「對不起呀，這裏是糖果國。糖果國就是這樣子的。」

他笑完了，就把兩手伸向池子裏的小客人。

「上來吧，我的好孩子，穿上衣服，我們吃飯了。」

他一手一個拖上了華華和蘋果，等着他們穿衣服，那衣服是他從金水池邊撿來的。

「冰凍牛奶是你們歡喜的吧？」官員溫和地問着他們，像一個保姆。

聽到「冰」字蘋果就楞住了，那些冰，幾乎把她凍死了的，即令只是一口，她也不敢吃了，她就憑着自己的經驗搖了搖頭：

「我不要吃冰凍牛奶。」

「那末，蜜糖蛋花湯？」

真是尋開心，總是冰呀蜜的，誰要吃這些？華華也搖搖頭，表示拒絕。

「檸檬蛋糕，好不好？」

「又是檸檬，檸檬，我不要吃，我不……」這回蘋果真丟臉呵，話沒說完，就當着那位胖先生哭起來了。

官員有些着急，不知這小姑娘是怎麼回事，就掉過頭去問她：

「好孩子，不要哭，你要吃怎樣的糖果，你說呀！」

「我不要吃糖果，我的牙痛！」蘋果還是哭着，拿眼睛望着她哥哥，

華華的牙也是痛的，但他沒有哭，他心裏氣虎虎的想要罵他妹妹，怪她起

先不該貪糖果吃，要到糖果國來；又想著實埋怨那官員一頓，為什麼他們糖果國就不能給人家一點不和糖果相干的東西。這個倒毒的鬼地方，但他嘴裏沒有作聲，只閉了嘴唇，捲起舌頭去碰碰那發痛的牙齒。

官員看那女孩子一臉眼淚汪汪的，那男孩子又緊鎖着眉，急得喘起氣來，他就知道是什麼事情發生了。他眯着眼睛，裝做滿不在乎的神氣問：

「你們的牙齒都有些不舒暢嗎？」

那兩個就同時點着頭。

「有什麼了不得，拔掉吧！」

官員仍然冷冰冰的說，但把那兩個嚇住了。拔掉，把滿口發痛的牙齒拔掉？你該看見過癆瘵的老婆婆吧，那是多醜，多可怕的样子？現在，現在，天

呀！……

官員可沒有想這些，他的臉臉喘得緊緊的，黑眼珠子向上翻着，好像忽然不認識他的小客人了的样子。他鬼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學來這付裝腔作勢的醫生

樣子？」他儘量壓平了自己的聲音，慢吞吞的說：

「拔掉牙齒，對你們是必需的，我的好孩子，什麼人能夠帶了他們的牙齒到糖果國來呢？那要鬧亂子的呀！那是我做大臣的要負責的呀！那末，大家方便點，請你們等一等，我去叫人拿器械來，拔掉吧！」

官員就彬彬有禮的搓着他那雙肥厚的手，對孩子們彎了彎腰，旋轉身子，一頓一頓，跨着大步子走了。

「他就要來的！」蘋蘋走近她哥哥。兩手攀住他的肩膀，兩條晶瑩的淚水，就從眼睛裏流出來，掛在面頰上。

「是的，他要來的……」華華伸出手去，抱緊了妹妹，他完全失了主意，也哭起來。他把頭偏着，壓着蘋蘋的頭，眼淚便沒流下來，只染濕着蘋蘋的頭髮。

兩個人哭着，哭着，忽然想起一個字：「逃」！是的，逃吧！多麼聰明的辦法呀！逃開這個討厭的糖果國，逃開那個魔鬼胖子吧！

祇是，向那裏逃呵？

兩個人抬起頭來，望望路那端那斤望不盡的密密的果樹林，望望那塊蓋得發慌的天空，望望那座不知道倦怠的噴水池，和離它不遠的光亮亮的金水池。不知是失掉了氣力呢，還是另外的原因，兩個人怎麼樣也舉不起腳來，釘了椿似的呆呆的站着，哭着，心事越來越重，哭聲也就越揚高了……

「啦啦啦，啦啦啦，

哪裏有這樣的國家，

糖果不要用錢買，

甜得你忘記自己的媽媽

一樣奇怪的東西從孩子們的眼睛裏跳出來，眼淚截斷了，眼睛笑了，喂，貓兒又來了哩！沒有聽錯，那隻貓兒還是帶着那頂高高的禮帽，披着那件過度寬大的外套，唱着歌，從果樹林裏攢出來了！

「好呀，黑妮先生！」孩子們同聲叫着，想到這個糖果國給他們的那些委屈，又給儘快樂哭起來。

「呵呀，我的好朋友，你們不去吃糖果，在這裏哭哭啼啼鬧什麼呀？」

貓兒睜圓了牠的綠眼睛，顯出非常吃驚的樣子。

「他要拔掉我們的牙齒，那個胖先生。」蘋果哭訴着。

華華也哭巴巴的說：

「你把我丟在這裏受苦……」

貓兒對這句話很不服氣，牠就叫屈似的叫着：

「我讓你們受苦，是我的意思嗎？」到糖果國去……到糖果國去！」

說這句話的時候，牠故意逼尖着牠的貓喉嚨，發出「林林」聲，不學貓聲說話的樣子。這是在誰說誰呀，不學貓聲怎麼是貓嗎？」

孩子們的眼淚還在臉上滾着，聽着貓兒這怪聲，就哈哈笑起來。貓兒就乘機提出牠的另外一個辦法。

「好了，好了，快活點，我們再找個地方去散散心，好不好？」

「送我們回家去，回家去！」蘋蘋像對老師要求什麼，舉起她的左手。

華華惡狠狠地把手按下來，對貓兒說：

「別聽她，我們到另外地方玩去！」

「要沒有糖果的地方。」蘋蘋想只要不再吃糖果，不回家原也沒有什麼，她就這樣提議。

「沒有，沒有，那裏大概打了燈籠也找不到糖果的。」貓兒說。

「好吧，好吧，我們去吧！」

孩子們歡天喜地跳起來，牙不痛了，鼻子不酸了，肚皮不冷了，一個比太陽還要強烈的快樂壓着他們，趕着他們，引導着他們，跟着貓兒又去拜訪另一個奇異的地方去了。

說不定他們又踏上小船，掛上了白帆，在大風浪的海上衝着，唱着比風浪還要響亮的歌，搖着比風浪還要奔騰的槳，往另外那個不知名的奇異的地方駛

去，但誰知道呢？糖果國密密的果樹林遮斷了人們的視線，貓兒一手一個挽着他們走進果樹林裏去了呀！

抽煙國

黃昏時候，抽煙國忽然傳布着一種謠言，說是有了一個外國的考察團到他們這裏來了。這個謠言，像一陣疾風，很快便吹遍了全國，（因為這個國家是很小的，僅只有一條直街，和兩條很短很短的橫街。）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東一堆西一堆熱烈的議論起來：

「怕也是抽煙的人吧？」

「我擔保不是，世界上除掉我們國家，我擔保誰也不知道抽煙。」

「那末，你擔保他們是怎樣的人呢？」

「誰知道，我又沒有看見過他們。」

「哈哈哈哈哈……」

這一堆人笑着散開了，另一堆女人又在唧唧噥噥說着：

「他們一定是很多人，大概是一百吧？」

「我覺得沒有那樣多，頂多二十幾個。」

「我看至少也有五十左右，他們一定是排了隊伍來的。」

「怎樣的隊伍？」

「就我家賣賣他們那個抽煙小學的學生出操的那樣子。」

「他們也有抽煙教師領隊嗎？」

「誰知道？我和你們一樣還沒有看見他們呀。」

關於這件事，小孩子的說法是這樣的：

「你猜他們是小孩呢，還是大人？」

「誰知道？」

「那些個外國人。」

「我想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小孩子，還有和我們爸爸媽媽那樣的大人。」

「你怎麼知道還有大人？」

「小孩不認識路，要大人帶的。」

「我說只有小孩沒有大人。」

「我說有小孩也有大人。」

「我們賭什麼？」

「誰輸了罰他不許抽煙！」

「不抽煙我爸爸要打的。」

「輸了的人就應當挨打呀！」

這個謠言的的確確擾亂了抽煙國人的安寧。這些人除了抽煙，其他的事都不大高興與聞的。一天到晚，嘴裏盡是銜着一支煙捲慢慢地抽；慢慢地抽着，那腥辣辣的味道帶點甜味的煙香；一繼傳到舌根，他們就什麼事都不去想了。一個小孩剛剛出世，就先讓母親嘴裏的煙薰過眼睛和其他的地方，要是誰不幸害了重病，快要死去了，親友們就噙着氣說：「願上帝保佑他，好好兒安息吧，爹在他棺材裏放些煙絲，讓他來生變一個最會抽煙的好小子。」抽煙國的

人，從生到死都埋沒在煙味裏。你說這小姑娘漂亮嗎？慢着，先看看她的牙齒是不是黑的，指尖是不是黃的：要不然，呸，誰高興看她的小臉蛋，她根本就不是抽煙國的好種！哦，這個小男孩聰明嗎？慢着，讓他先抽口煙看看，對的，用勁點，吸進去，停一停，慢慢吐出來，對，對，不從嘴裏，從鼻管，好的，好的，不像噴霧器似的噴煙，一個圈兒，一個圈兒呼出來……

抽煙國裏的人只歡喜抽煙的人，那個外國的考察團是個什麼路道，他們也抽煙嗎，不抽嗎，好吧，瞧瞧着。

於是人們就懶洋洋的衝着香煙從店舖的櫃台裏，樓房的窗口裏伸出頭來，吐着比重霧還要濃厚的煙霧，透過煙霧眯着眼睛等待他們的外國客人。天黑了，街燈都亮起來了，什那消息都沒有，人們就厭倦起來，咒罵那個第一個散出這謠言的人，罵了一陣，就各自走向自己的家裏，安安靜靜坐着，各人抽各人的煙去了。

當華華帶着他的妹妹齋齋，到達抽煙國的時候，那場熱鬧景象已經過去，

街道都是冷清清的。他們像兩個小傢兒似的，在街心畏畏縮縮走着。這次，貓兒黑妮只把他們送到抽煙國近城的鄉道上，牠自己就轉去了。臨走的時候，貓兒千萬叮囑他們：

「小心點，不要再闖禍！」

後來，牠又說：

「這裏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好好的去玩一會兒吧！」

貓兒走了，兄妹兩個就踏着街頭的樹影，走到這個城裏來了。他們現在也是安安靜靜的，腦子裏反反覆覆翻着貓兒那句話：「這裏也是好玩的地方，但是要小心點！」所以他們只手牽着手，斯斯文文走着，走了一會，癩癩向她哥哥說：

「華華哥哥，我肚皮餓。」

這句話可把華華提醒了：他們應當吃點東西了。在糖果國裏只灌了些糖呀蜜呀到肚子裏去，半路上又受驚又受嚇的就個肚皮忘記了。但這會子像有好

一隻小老鼠在他腸子裏滑溜滑溜攪着，吱吱的叫着，攪得心裏發煩，華華就壓一壓氣，吐了口饑水和他妹妹說

「我們去找一家酒店吧。酒店裏的東西都是熱的，五香牛肉，香腸，又燒都是熱的，不用煮拿來就吃，那次爸爸帶我到酒店裏去……」

蘋蘋一邊聽着，一邊想着，饑水快滑着下巴滴到衣襟上去，聽着，聽着，她突然推着她哥哥，輕輕說一聲：

「輕點，有人聽見你！」

「街那頭，一個小孩嘴裏衝着支香煙，大搖大擺朝着他們走過來，蘋蘋再想說，」小孩子也抽煙呀。」她的話還沒出口，那小孩後面又衝出一個大人，粗暴地呼着：

「小臭小臭，什麼鬼迷住了你呀，你怎樣抽煙的？吸進腸子裏去呀，吸進去呀！」

那孩子站住了。深深吸了口煙，把煙吐出來，那值錢人也定手腳，狠

狠地盯住孩子的嘴唇，看那香煙一吸就燃了半寸，他就默默的點着頭，牽着孩子走了過去。——一邊還騰騰地咕咕着：

平常那熟練的孩子還是不會抽煙，——不知道你們那些老師一天到晚教些什麼！」

走過華華和蘋蘋跟前，沒又瞪着眼睛，釘着他們，——這一眼，把蘋蘋釘得渾身發起抖來，她緊緊地拉着她哥哥，華華却哈哈笑着：

「好呀，好呀，這裏爸爸會教兒子抽煙的。」

「爸爸做什麼教他？」蘋蘋問他。

「傻傢伙，貓兒說這地方叫抽煙國呀。」

「抽煙國也有酒店嗎？」蘋蘋的肚皮實在餓了，她急於要碰到一家酒店。

「當然有的。」華華像受到抽煙國來過不少次數，「他們抽煙總還要喝酒，要吃東西的。喂，你瞧，她在作什麼？」

蘋蘋順着他的手指望過去，一個高大的女人推着一部嬰兒的睡車走了過來。——這女人一邊抽煙，一邊哼着曲子，煙從她的鼻管裏遊出來，正像一個香爐。

車子裏忽然哇哇哭起來，女人俯下頭去甜甜地問：

「心肝，你怎樣哪？」

車子裏的回答。還是一聲啼哭。

女人就趕忙從嘴邊拔下香煙，塞進車子裏去，還道歉似的說：

「媽媽不好，媽媽不好，忘了給囡囡抽煙，啊啊，別哭，別哭，煙來啦！」

車子裏噴出一股淡薄的煙，哭聲停住了，女人就推着車子邊吸邊走的走到街的那邊去了。

蘋蘋呆瞪瞪地望着那個女人的背影，她對自己說：

「小娃娃怎麼會抽煙的？」

「她媽媽教他呀。小蘋蘋，我們也去買支煙抽抽吧。」華華想到他的爸爸平常抽煙那股神氣，他心裏就暢快起來。

蘋蘋不大願意，她卻說：

「你不到酒店裏去了？」

「誰說不去，我是說到酒店裏吃了東西再抽煙。」

「我不抽。」蘋蘋搖着頭。

「隨便你，我要抽。」華華昂着頭，像對天說話。他心裏簡直有些瞧不起他妹妹，人家小娃娃都抽煙呀，你難道沒有她那本領？

好在離他們不遠，有一家玻璃窗，玻璃門的大鋪子亮騰騰地坐在那裏，四個方桌那麼大的紅色的「煙酒樂園」的楷體字，從門頂上伸出來，疊羅漢似的嶄嶄齊齊疊在窗子旁邊。那片光亮一射進他們的眼，他們的心都亮起來了。兩個人就想急急忙忙橫過大街，朝那裏奔過去，但是一匹小狗迎頭跑了來，幾乎把蘋蘋撞倒，蘋蘋嚇得「呀」的一叫：跳到她哥哥跟前，拖住他的一隻手。華華睜開了眼，笑起來：

「躲什麼呀，你不看看小狗抽煙。」

唉唉，世界上最奇異的事情也在這裏發生了，小狗也會抽煙呀！牠翹起尾巴，一邊呼呼噴着煙，一邊快快的跑，正像一匹火車從遠遠開來的樣子。

顧自的朝前面跑去。

「阿黃，阿黃，」華華也接聲幫着叫。



賴蘋看着就笑起來，忘記半分鐘之前她自己的害怕。

「啊，好像伙！」

「阿黃，阿黃！」一個老太婆追上來叫着。想要叫牠回來，但那小狗還是自

這隻小狗就聽見了，跑了回來，在老太婆週圍兜着圈子，又噴煙，又搖尾巴。

蘋蘋看了心裏歡喜，就向那小狗招招手，輕輕叫聲：

「阿黃！」

小狗掉轉頭，衝到她跟前噴了一口濃濃的煙，煙衝進她的小鼻子，她「公」的打了個噴嚏。自己又笑起來。

老太婆說：

「你們歡喜這隻小狗嗎？」

兩個孩子都點着頭。

「這是個聰明的傢伙呀，」老太婆又說：「牠只抽我同一個牌子香煙，給牠旁的，牠就掉頭跑開去。噢，你們爲什麼不抽煙？」老太婆睜大她的眼睛，盯着他們，那眼神又是惡狠狠的。

「我們還沒有去買。」華華低低地說。

「還沒去買，那末我請你們抽一支吧。」她很慷慨從袋裏掏出兩支煙，一人分了一支，又給他們點點火，說了「再會」，就招呼她的阿黃走了。

華華笑迷迷地把香煙吸了一口，一陣噲咳就從他的喉底迸發出來：

「咯咯咯！咯咯咯！哎呀，好傢伙，咯咯咯，你看我像不像爸爸？」

「不大像，爸爸抽煙不咳嗽，」蘋蘋說，她也試着吸了一小口煙，「咳咳咳，咳咳咳，」咳了好一會，才擠出這一句話。

「華華哥哥，這東西吸了很難過的。」

「不要緊，咳嗽沒關係。」華華說。他又不在乎的抽了一口，又咳了一陣，兩個人咳呀咳的，咳得彎下腰去，弓着背像兩個小駝子，咳聲還是止不住，招得好些抽煙的人都走攏來，看看只是兩個小孩子，而他們手裏卻捏着香煙，以為是自己國家的孩子鬧着頑皮，就沒趣的散了開去。

華華他們望見的那個「煙酒樂園」，的確是這時候抽煙團裏最熱鬧的地方，幾盞電燈就像火球似的從屋頂上垂下來，假如沒有那滿屋子的黃沉沉的煙，

它準會把那坐滿客人的桌子，堆滿罐頭的玻璃櫃子照得雪亮的，但是幾十個酒客都在噴着煙，電燈的光就像穿過薄雲的太陽，光流上蒙着一層灰塵，不怎樣刺人家的眼睛。酒店老闆，有些像宰豬的屠夫，爆着眼睛，胖臉上綻着幾根蚯蚓樣的粗筋，他這時候正笑迷迷地銜着煙，和他的酒客們撩天。

酒客們都給籠罩在滿屋的煙霧裏，坐在後邊幾桌的，看去就像光線最壞的影片上的人物，只現出高高矮矮的輪廓，至於那究竟是個胖子，還是瘦子，可就分辨不清了。

靠近酒店門口的那張桌子上，一個穿軍裝的和一個穿西裝的客人面對面端起玻璃缸一樣的大酒杯，咕咚咕咚，只管往嘴裏倒，倒了一會，停下來，同時點燃了香煙抽着。那個穿軍裝的繃繃眉頭，從嘴唇上拔出香煙，看着它，對他的同伴說：

「顧問閣下，你覺得怎麼樣？」

那個被叫作顧問閣下的正把身子靠着椅背，閉緊他的兩眼，微微搖着頭，

給他這一叫，就昂起身子，睜開眼，那眼紅得像要出血的樣子，呆呆看着那個繃眉頭的人。他沒有作聲，他的同伴就懂得了他是問自己：「你說什麼？」於是軍官就慢吞吞的補上去說：

「我說這煙味，你覺得怎樣？」

那個顧問闔下乾咳兩聲，沙着嗓子回答他：

「呵，呵，隊長闔下，你問的原來是這個，這個煙味，我覺得好還好，就是太淡一點。」

「我正也是這樣說呀！」隊長闔下滿臉紅光，他很得意他的同伴正同自己一樣的感覺，轉過身去，大聲招呼櫃台裏的老闆：

「喂，把最好的拿來！」

做生意的人總是千靈百巧的，老闆一聽就知道他要什麼，但還是映映他的

兩顆爆眼問：

「是香煙嗎？」

「要最好的，國家公司的出品！」隊長閣下神氣十足，就像對他的部下說話。

老闆趕忙從櫃台裏移出來，畢恭畢敬捧了盒包金紙的香煙，送到隊長閣下跟前，又替他們擦上火柴，才走進櫃台裏。

那兩個客人就同時縮緊腮巴子，狠狠地抽了一口，互相對着看了一眼，又抽一口，眉峰漸漸展開，笑了，再抽一口，同聲叫起來。

「好呀！」

老闆聽見這叫聲，知道讚美的是自己拿去的香煙，就再笑嘻嘻的走過去，點着香煙說：

「這，這，這跟皇帝陛下抽的是一個牌子呢，不是平常貨色。」

聽見「皇帝陛下」這四個字，顧問閣下和隊長閣下就像約好了似的同時站起立致敬。坐下的時候，顧問閣下舉起杯來對他的同伴說：

「來吧，我們乾一杯，祝陛下萬歲！」

隊長閣下喝乾了酒，又舉着那空杯子叫一聲：

「皇帝陛下萬歲！」他叫得很響，滿屋子的酒客都聽見了，大家以爲是皇帝陛下到這酒店來了，就胡亂跟着叫起來：

「皇帝陛下萬歲！」

隊長閣下就索性率領在座的客人瘋狂地叫下去：

「抽煙國萬歲！」

「抽煙國萬歲！」

「香煙萬歲！」

「好呀，香煙萬歲！」

「香煙萬歲！」……

滿屋又塞滿了亂嘈嘈的叫喊，煙霧也就越濃厚了，當老闆回到櫃台裏，用袖口揩去笑出來的眼淚以後，他才看見櫃台外面有兩個孩子抬起他們比櫃台還要矮好幾寸的頭，張着嘴，呆呆望着他那堆滿罐頭的玻璃櫃子。

老闆再措措眼睛，再看，櫃台外面，還是一個男孩和一個比他矮一個頭的女孩子，仰起臉，張着嘴，呆呆盯着他那堆滿罐頭的玻璃櫃子，老闆就生起氣來，睜圓他的爆眼，牛一樣吼着：

「你們是幹什麼的？」

兩個孩子像是怔了一下，一時回答不出話來，老闆更加發火，打算再兇他們幾句，把他們趕走，就再大聲地說：

「什麼？你們不說話，你們是啞巴嗎？」

想不到那個男孩子却乾乾脆脆回答了他：

「你這裏有很多很多吃的東西嗎？」

「哦，原來也是和我做買賣的。」老板心裏對自己說，他就想擺出點和氣樣子，但又有點不耐煩，兩個小孩子能買幾個銅板東西呢？他還是木起臉拿眼睛遠遠地望着他們說：

「當然有的啦！你們買什麼？」

男孩子舔舔嘴唇，問：

「有牛肉嗎？」

老闆這時候已經平心靜氣的了，從櫃台裏伸出他的半截身子俯下又粗又紅的頸項，回答他的客人：

「牛肉多得很；煙末五香牛肉，煙葉清純牛肉，煙汁牛肉湯……」

女孩湊近男孩的耳朵邊，小聲說：

「華華哥哥，有煙的牛肉，我不要吃。」

男孩敲敲她的手也放低聲音：

「小蘋蘋，你不要吵，我曉得的。」他又對那老闆說：

「喂，請你把另外的東西也唸給我們聽聽。」

老闆以為這次生意可兜上了，聽口氣他們大概要很多很多的菜吧，他就堆下滿臉的笑連連應着說：

「好的，好的，還有香腸，排骨，金銀肝。」

還沒有和老闖交談過的蘋蘋，就舉起手，插進嘴來：

「正好，我最歡喜排骨，香腸也喜歡。」

老闖看她的樣子歡喜，也就嘻嘻開口對她笑着：

「我們今天的排骨是頂有名的糖煙溜排骨，最最好吃的。」

蘋蘋接口就問：

「是有煙的嗎，我們不要。」

老闖還是不怕噁噁，又把他的菜單報下去：

「那末，你們要一碟甜煙草醬，配一隻嵌煙鷄，好不好？」

聽了半天煙這煙那的，華華已忍耐不住了，他就狠狠地瞪起眼睛，向老闖叫着：

「我問你，沒有煙的東西，你有沒有？」

老闖應酬了半天，原想向他的小客人兜一筆生意的，想不到末了他們竟和他開這樣大的頑笑，他氣的頭都昏了，就想賞他們兩記耳光。但是，這世界上

有老闆打客人的事嗎？沒有呀，他就氣忿忿地說：

「你們是怎樣的客人呀？這樣你們不歡喜，那樣你們不歡喜，你們到底要點什麼呀？老實告訴你們，我這裏除了這些，就什麼都沒有，要不，你們就買支煙去抽吧！」

他想不到那男孩子竟是這樣冷冷地回答了他：

「謝謝你，我們已經抽過了煙！」

老闆不由分說「碰」的在櫃台上敲了一拳，他只說兩個字，那兩個字是和那一拳同時從他嘴裏跳出來的：

「混蛋！」

蘋蘋真不知趣呀，她還要說：

「我們是不歡喜抽煙的。」

老闆就像發威的老虎一樣，他一跳跳出了櫃台，竄到那個顧問閣下和隊長閣下跟前，指着華華和蘋蘋打雷一樣喊着：

「大人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他們兩個不肯抽煙！」

他那兩個貴客正給他那上等煙酒醉得迷迷糊糊的，不知老闆指手頓脚鬧些什麼，就隨隨便便問他：

「發生了什麼事情呀？」

老闆上氣不接下氣的亂嘈嘈地訴說着：

「天知道哪裏來這兩個小鬼呀，我們抽煙國裏出名的菜都不要吃，牛肉，香腸都不要，都不要呀，我就說請你們抽支香煙吧，他也不要抽，他說不歡喜抽呀！……這是什麼意思，大人先生，這是抽煙國的叛徒呀！叛徒才放這種屁呀……」

老闆這樣叫着鬧着，把屋子裏的和屋子外面那條街上的所有的人都叫攆來，團團圍住那兩個肚皮快要餓癩的小孩子。當然哪，顧問閣下和少校閣下也圍在裏面，老闆也圍在裏面，屋子裏的煙比起先還要濃，這一堆人就像蒙在剛剛爆發的煙幕彈底下。

顧問閣下的嗓子還是沙音的，他慢吞吞對老闆說：

「你——拿——煙——來，給——他——們——抽——」

老闆老大不高興，塞了兩支煙在華華和蘋蘋手裏，隊長閣下不待誰說話，搶先一步，戳着蘋蘋的額頭說：

「警告你，趕快抽！」

蘋蘋拿眼睛看她哥哥，華華一點害怕的樣子都沒有，拿起煙，放在嘴唇邊對蘋蘋說：

「抽就抽，怕什麼？」

顧問閣下自己狠狠地抽一口煙，吐出一個煙圈，然後再蹙起眼睛慢吞吞說

「像我——這——樣——子，吸——深——一——點——」

孩子們把嘴一緊，一吸就吸了三四分長，隊長閣下就喝起采來：

「對哪，抽得好！抽得……」

他的叫好還沒叫完，蘋蘋的額就一歪，靠在那華華額上，蚊子一樣哼着：



「哎喲，華華哥哥，房子倒下來了，房子倒下來了！……」

華華也痛苦地敲着自己的腦袋。

蘋蘋摔掉那按在她肩上的警察的手：

「做什麼？」

一直擠在人叢裏講着這件新聞的那個老闆，這時候就走上來說：

「做什麼嗎？你們侮辱了我們的國家，你們要受法律的裁判了。」

「他說什麼呀？我聽不懂。」蘋蘋還問她哥哥。

隊長閣下一點耐心也沒有了，他就喝了一聲：

「不許說話，走！」

說了這話，就由他押着警察，連推帶拖的把兩個小孩帶出了「煙酒樂園」，看熱鬧的人也一股勁湧到街上去，不知是誰剛剛從夢裏醒來一樣，對他自己說：

「這兩個小鬼，怕莫就是那個什麼外國考察團吧？」

但沒有誰理睬他，大家急急忙忙追着那兩個小犯人，去看另一場熱鬧去了。

這是抽煙國從來不會有過的事，天已經很晚了，在街上，響徹着千萬萬的脚步聲，還間着兩個小孩的尖銳的被宰的豬的哀叫那樣的哭聲……

「我的頭昏呀，我要吐了，我要吐了……」

滿屋子的人同時大笑起來，他們還同聲說：

「傻小子呀，抽煙也要吐的！」

說了，大家又笑，笑着，笑着，猛不防那個男孩子突然奪去他妹妹手裏的煙，和他自己的煙一起丟在地板上，踏了它們一脚，又氣忿忿罵着：

「什麼鬼香煙，什麼狗東西！……」

「天呀，他們造反了，抽煙國被毀了……」周圍的笑聲，一變就變成哭聲，淒厲地叫着。

隊長閣下拿手一招，兩個黑制服銜香煙的警察就從人叢中衝了出來，顧問

關下慢吞吞問：

「是——把——他們——帶去——嗎？」

「送到法院去。」隊長關下說。

華華和蘋蘋沒想到自己又在這裏犯了罪，以為警察是來捉另外的人的，但是警察推了他們一把，粗聲喊着：

「走！」

散漫國

華華打開眼睛，一跳就站起來。見鬼，這是個什麼地方呀！坟堆像擺饅頭一樣，一圈一圈，週圍圍繞着他，就在他的腳旁邊，那叢骯髒的枯草上面，躺着一根灰白色的和他的小腿差不多長短的骨頭，骨頭直得像一把尺，兩端圓突突的。他的身後，橫着一個小坑，他的妹妹蘋蘋就睡在那裏，不知是誰在她身上擱了一束雜亂的稻草，使她睡得又溫暖，又香甜，「咕嚕咕嚕」，小豬似的，儘管勻暢的打着鼾。但那稻草沒有遮沒的地方，就有一條幾乎和泥土同樣顏色的木板露了出來。該死，她怎麼會睡在這東西上面的！華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就把他妹妹拉起來，但是那個蘋蘋，却睡得和泥菩薩一樣爛熟，拉起，她就閉着眼坐着，拉的人手一鬆，她又兀自倒下睡着了。

華華急得打雷一樣喊：

「小蘋蘋，你醒來呀！小蘋蘋，你醒來呀！」

他喊着，又接連連把她搖着，搖來搖去，就給搖醒來了。她一翻身坐起，張開嘴就問：

「華華哥哥，我在哪裏？」

想不到她哥哥卻眼瞪瞪地兜起面孔回答她：

「你還好意思問，自己瞧瞧呀，睡覺也不揀個地方！」

蘋蘋已經站起，低頭一看，自己睡過的不是床，不是椅子，卻是一個嵌進泥土裏的棺材頂，她一嚇，就「呀」的叫出來：

「什麼人把我丟在這裏的？」

什麼人把她丟在這裏的，華華一時也弄不清楚，他就一蹶不蹶沉著腦筋去記，記來記去，記起一些事情來了：第一件，他記得自己也在這個墳場上睡了一覺，說不定就是他妹妹那旁邊，或者就在那根白白的長骨頭上面，但他弄不清楚，因為他也睡得很熟，要不是太陽光刺得眼睛發痛，他也許還沒醒來；第

二件，他記得在睡覺之前，他和他妹妹，還有那個貓兒黑妮走過很多很多的路，天是黑的，他沒看清那是些怎樣的路，但帶他走這些路的那隻貓兒走得飛快的，他們也就不跟在牠後面賽跑似的趕着；第三件，他記得走路之前，還在一間小小的又黑又臭的房子裏待過；第四件，他記得他們還到一個雪亮的熱鬧的地方去過；第五件，第五件是什麼，他可記不起來了，什麼人把他們丟在這裏的，他倒是知道的，但他還是裝作懵懵懂懂的樣子，反問他妹妹：

「奇怪吧，什麼人把我們丟在這裏的？」

「是不是那個黑妮先生？」蘋蘋說。

「你說呀，我也不知道呢。」

蘋蘋笑着說：

「你知道的，你騙我說不知道，是你和那個黑妮先生把我扛到這裏來的。」
華華又故意要考一考她：

「從哪裏扛來的？」

「從糖果國。」

華華哈哈大笑起來：

「那末，你做過夢沒有？」

「我做一個夢，」蘋蘋說，「我夢見一個胖子叫我抽煙，又兇我，……」
華華笑得彎下腰去，那根直得和一把尺一樣的灰白的骨頭，就像釘子一樣的跳進他的眼，刺得它酸澀澀的，但他還是笑着向他妹妹說：

「傻小子，你沒有作夢，那是真事情呀。人家把我們關在黑房子裏，要槍斃我們，後來那隻貓兒來了，把我們帶出來了。……」

沒等他說完，蘋蘋就插進嘴來：

「黑妮先生他要送我們回家麼？」

「是的，我們要回家的。」華華又看見了那根白白的骨頭，他心裏就着急起來：這個墳場，可不是回家的路呀！是不是那隻貓兒還要把他們送到這裏來頑一頑？但這是墳場呀，有什麼好頑兒的？難道叫他們在這裏待到黑夜，看那

靈死人從棺材裏爬出來唱戲麼？想到這裏，華華就覺得饓着那根骨頭在喉嚨頭似的，吞吐不得，怪不舒服。

正在那時候，一隻麻雀撲的從天上掉下來，削過他的臉，飛到前面去了，華華的眼睛一彈，順那麻雀的背影往前面望去，那麼一望，他的眼睛立刻就光亮起來：橫過兩個坟堆，差點快要埋進坟坑的地方，他望見了一塊新得耀眼的箭頭形的木牌子，那是指路牌，他知道的好幾次他爸爸帶他們兄妹到陌生的地方，都靠着那樣的牌子找到他們要找的街道。好些時候華華一個人到街上去，要是轉來轉去轉了好幾個彎，不認識回家的路了，他就歡喜去找指路牌，（那些街上當然也有警察，但是華華最討厭警察那副裝出來的怪正經的面孔。）現在，呀，好運道呀，他居然在這塊荒蕪的墳場上發現那最靠得住的老朋友了，他一把拉着蘋蘋就往那塊牌子跑過去，惟恐他妹妹留戀那個醜陋的坟坑，他還說：

「快些，跟我來，你跟我來！」

他們跳過兩個坟堆，就到了牌子跟前，不知道是釘牌子的人是個矮子呢，還是小儂把牌子的脚切了一節去，它竟是那樣低，低得華華要彎下腰去才看清楚了那上面的字。蘋蘋不知道他哥哥發現了什麼寶貝，一個人低着頭，唸着又笑着，也趕忙蹲下身子去，指着那牌子問他：

「這是寫的什麼字？」

華華眯着眼睛躊躇了半天，才慢吞吞唸出來：

「散——漫——國——由——此——入——境。」

這樣文謔謔的句子，蘋蘋不懂，像鴿子一樣張着嘴又問：

「什麼呀？」

華華有些不耐煩起來，但他還是一本正經的對他妹妹說：

「唸的時候又不用心聽，儘管麻煩人。好吧，再聽，聽清楚！散漫國由此入境，就是，就是散漫國由此，由此就是從這裏，入境，入境就是，就是到這裏而去，到散漫國去的意思。懂不懂？」

「懂。」蘋蘋站起來，笑嘻嘻的。

「懂？你懂的是什麼？」

：「他要我們到散漫國去。」蘋蘋臉上的笑更深了。

華華非常滿意他妹妹這樣的看法，正合了他的想頭。再回頭望望那塊牌子，就離開了它。照着它前面那條夾在坟堆中間的彎彎曲曲的灰撲撲的小路，兩個人邊笑邊說地走去，走了好半天，看看望得見一些灰黑色的屋頂了，蘋蘋忽然問他哥哥：

「這個散漫國也要我們抽煙嗎？」

「不知道呢。」華華說，他已經看見了路的那端有一木排欄柵擋在那裏，知道他們要去的地方已經到了，他就加快自己的腳步，讓蘋蘋在後面趕着。

木排欄柵很可笑的稀朗朗的排在兩座寶塔當中，中間有一張闔着的木柵門，門上橫着一塊藍色的磁漆牌子，上面的三個白字，蘋蘋已經認識了，那是「散漫國」，她擠開正向裏面張望的華華伸手去推門，沒有推開，她就喊一聲：

「喂，開門呀！」

華華正想制止她，叫她斯文些，寶塔裏卻應着蘋蘋的喊聲走出一個當兵的人來。那個兵大概正在睡午覺，揉了揉通紅的眼睛，看見柵欄外邊是兩個鑽頭，正冒着熱氣的小孩子，他把肩上的槍托一托，問：

「到哪裏去的？」

蘋蘋兩手攀着門欄，把臉貼在那上面，對着他說：

「到你這裏來的。」

那個兵像個外國人一樣，攙着眼睛：

「到你這裏來的，這是什麼意思？」

蘋蘋覺得好笑，她從柵欄的空隙裏，伸進一隻手去，點着那個兵站的地方說：

「到你這裏來，就是到你們散漫國來，我們來玩玩。」

「來玩玩，那末，你是什麼人？」兵說，走近蘋蘋一步。

蘋蘋以爲他要開門了，連忙拉了她哥哥的手，（她哥哥正用心用意聽着和衛兵說話。）說：

「我是女孩子，我姓許，我叫許蘋蘋，他是我的哥哥，他叫許華華。」
那個兵奇奇怪怪的笑起來，退了幾步，他說：

「你真糟糕。許蘋蘋，你幾歲了？」

「六歲。你爲什麼說我糟糕？」

那個兵，一邊退，一邊說

「你不會說謊，不許通過！」

華華看看情形不對，推開他妹妹，站在她原來那地方，對那個兵喊：

「衛兵先生，你不要走，請你講講你們這裏的規矩。」

「規矩？」衛兵像是反問柵欄外面的人，他一邊還是朝他的寶塔裏退着：

「我們這裏的規矩，非常簡單，就是『不會撒謊，不准通行』，哼，你們……」

「他的話沒有說完，人就退到寶塔裏去了。」

華華掉轉頭，對他妹妹橫了一眼，大概是想埋怨她幾句，但他沒有，瞧瞧自己的脚，忽然對着欄柵裏面喊着：

「喂，我會說謊，我會說謊！」

那個兵又從竇塔裏走出來，臉上有點不大高興的神色，他望着華華問：

「你從哪裏來？你到哪裏去？」

華華雲裏眼說：

「我從這裏來，我到那裏去，從你們散漫國裏來，不到你們散漫國去。」
那個兵嘴巴一咧，笑了，他向華華踱過幾步，看着他的臉，用和平的口氣

說：

「你這個男孩子倒不錯。」

華華心裏想笑，但臉兒還是一派正經的：

「我不是男孩子，我是女孩金小妹，站在我後面的是我的叔叔金和尙，我今年一百五十歲，我和我叔叔在一起，倒有五百年了。喂，請問，你准我通行

衛兵大概不大高興這個不會撒謊的女孩子，看見她就瞪起眼睛說話：



嗎？」

那個兵哈哈

大笑起來，連連

點着頭說：

「准，准，

准」

癩癩心裏也

很歡喜，她又從

華華後邊擠上來

說：

「你開門呀

「我們這裏沒有誰從門裏進出的，你們要來，就踢斷木柵爬進來吧！」
華華擔心那個衛兵再走開，他們沒法進去，就伸出腳去，踢斷一根木柵，
拉着他妹妹從那空隙最低的地方，扁着身子爬了進去。

那個兵看他們走遠了，才把木柵門拉開，很快又把關上。他對自己唉了一
口氣：

「唉，真是麻煩！」

華華和蘋蘋一走進散漫園，就看見一樣奇怪的東西。

離開那排木柵柵不遠，頂多是五步路吧，一根粗大的木柱子挺立着，像一
個站崗的警察，朝天的那端，頂着一個大的橄欖形的六角玻璃燈，華華認得那
是街燈，晚上亮起來照着人家走路的，他們住的那個小城裏也有這東西，但都
沒有這個好看，他對他妹妹說：

「你看這盞街燈好不好？」

蘋蘋剛抬起頭，只見那街燈裏「拂」的飛出兩隻烏鴉來，「哇哇」叫着飛去

了。柱子底下這兩個人一怔，當他們明白了那麼漂亮的街燈裏都是住着兩隻烏鴉的時候，就同聲哈哈笑出來，笑聲還沒止住「嘩——」一聲，一條水牛從柱子後面一間小屋的窗子裏探出頭來，正挨着蘋蘋的肩頭，一股熱氣直逼着她的臉。牠叫一聲，頭就縮回去了。蘋蘋這回沒有哭，卻笑了：

「華華哥哥，他們把牛關在房子裡，真好玩。」

「這個散漫國，大概是不講道理的。」華華說，他一轉身望見前面一幢嶄新的洋房子，門上窗上全框着玻璃，他心裏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對自己說：

「讓我去試試看。」

低下身去，順手撿起一個小石頭，就朝那洋房子跑過去，蘋蘋以為她哥哥要去那屋裏，連忙趕上去問他：

「你找誰呀？」

「不找誰，」華華說：「我要打破他們的玻璃。」

這可使蘋蘋發急起來，她一把抓住華華那隻拾小石頭的手，使勁地喊：

「你發瘋了嗎？他們又會抓我們的。」

華華摔脫了她的手，說：

「不要緊，他們這裏是不講道理的。」

他的手一揚，小石頭就碰上一片窗扉，那裡的玻璃「嘩啦」掉下來，落了一地。蘋蘋看她哥哥又闖了大禍，只想拔腳就逃，但是打破了玻璃的那個窗口有一個聲音叫住她：

「小妹妹，是你打破我們的玻璃嗎？」

她聽那聲音還不兇暴，就放胆擡起頭對那僵女人說：

「不，不是我，是——」

女人不等她說出是誰，又溫和地問華華：

「那末，是你嗎——小弟弟。」

華華兩手往褲腰上一叉，徧起頭說：

「不錯，是我，是我又怎樣？」

「不，不，沒有什麼。」窗口的女人笑着，像是要對打破她玻璃的人陪不是。「你真勇敢，打得很準。」她繞着就縮回頭進去了。

這裡華華笑着跳着，拖着癩癩打了個旋轉。

「小癩癩，這個國家真好呀，真是快樂的地方呀！真好呀！」

他正跳得有趣，沒提防頭上窗口裏一隻破竹籃伸出來，兜底一倒，不偏不斜，正倒了一籃垃圾在華華頭上，髒字紙，花生殼，梨子皮堆滿他的頭髮上，肩膀上，華華「呀」的叫出來：

「哎喲，誰呀？」

「是我。」窗口一個男人露出臉來。

華華就指着他罵着：

「你好糊塗，倒垃圾也不揀個地方，通通倒在我的頭上，你看見沒有？」

「看見了。」那個男人平平靜靜的說。

「看見了，這是應該的嗎？」

華華氣不過，恨不得又丟一個石頭去打他。

那個人瞪起眼睛說：

「有什麼不應該呢？當然是應該的。在我們散漫國裏可不講究這些，今天總算你運氣的好，沒有碰上我們倒馬桶，……」他的眼睛一謎，嘴一張，哈哈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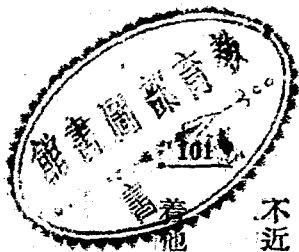
蘋蘋也跟着笑了。

華華一邊拂去頭上的垃圾，一邊罵着蘋蘋：

「你笑什麼，你到這裏來跟人家學壞樣子，看我不告訴爸爸打你。」

「嘿嘿，爸爸在家裏，不在這裏！」真沒辦法，小蘋蘋到了散漫國，也顧不得來了，不替哥哥盥衣服，只是望着他傻笑。

好半天，華華才擦掉了那些花生殼，栗子皮，扯着褲腳管擦乾淨自己的手，兜起面孔對他妹妹說：



「回家去吧？」

「嗯，嗯，我不回去。」黃癩搖着頭，擰着。

「不回去，就要聽我的話。」

「好，我聽你的話，不笑你。」

兩個人就這樣講了和，又手挽手往前面走去。

「噶！」什麼東西在後面叫了一聲，但是華華他們正走得起勁，脚步也響

，沒有去注意。

「噶！」又是一聲，跟着一陣塔塔塔的蹄子響。這才把兩個人的頭叫了轉

來。

啊呀！一條床鋪那麼大的褐色的水牛，擰着尾，翹起一對銳尖的角，不遠

不近，正趕着他們的背脊走過來。

「不得了，不得了！」華華叫着，拉着癩癩就跑。那條牛也不放鬆，緊跟

着他們的腳後跟追着。牠要怎樣呢？這條牛！要吃掉這兩個小客人嗎，要踏死

他們嗎，還是要讓他們一邊一個掛上牠的角上，快些，快些，躲起來吧！」

天呀，這是個什麼鬼地方，不分白天黑夜的。街上的房子都關緊着門，叫他們躲到哪裏去？華華和蘋蘋慌張地跑着，跑着，幸虧不遠就遇到了他們的救星：不知誰家的人記心不好，忘了把他們曬在街邊的白被單收進去，孩子們就像小老鼠樣，一溜就鑽到被單的那邊，以爲這可保險了，誰知道那條蠻牛也衝到被單跟前，把頭一編，被單就破牠的尖角掀了開來，那兩個蹲在地下抱做一堆的小孩子又給牠看見了，牠就踢踢蹄子，歪着頭在街石上磨牠的角，華華和蘋蘋以爲這一來可完了，只好閉上眼睛，等待那條牛挺過來。正好在那時候，一部小汽車開到街心，停下來，司機的人，從車廂裏伸出頭，用一隻手遮着他的嘴巴向他們叫着：

「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

華華睜開眼睛，看那牛還在發着蠻勁磨着角，就拖着蘋蘋，結結巴巴說：

「我，我，我們坐汽汽車去。……」

癩癩想站起來，但那雙腿像不是他自己的，老是一雙一雙抖，拖不動，她看她哥哥還是呆在她下，她就說：

「我們爬，爬，爬……」

華華同意了這個主張，一翻身仆在地面，癩癩拖着他一隻腳，兩個人連滾帶爬，爬到汽車跟前，乞丐似的同聲說：

「伯伯，救救我們！」

司機的跳下車子，像揣着米袋似的攪着癩癩塞進車子裏，又把華華也塞進去，跳回他自己的位子上，「嘟嘟」，喇叭一按就開動起來。

跌在車廂裏的華華和癩癩，看那條牛已經丟在車子後面，而且離他們有好幾好遠的路了，這才放了心，恢復了安靜，頭搖頭擺歪在軟皮的坐墊上，癩癩小聲問她哥哥：

「他是誰？」她用手指着那個開汽車的。

華華也不知道。

瓚瓚就爬到司機的椅靠上，伸過頭去問他：

「你是誰呀？」

「我嗎？」司機哈哈笑了。「是這個散漫國第一流的汽車駕駛員，我的汽車壓過四十八條人腳，七十二條狗腿，撞爛過二十一幢小房子，五十六輛秋卡車，警察看見我就讓路，憲兵聽我的喇叭叫就躲進車子，不敢出來，我開起汽車來，狂風地趕不止，閃電地追不止……」

「好呀，好呀！」華華沒聽完，就拍手喝起彩來，瓚瓚也拍手，她叫兩個人坐在車子裏亂糟糟的鬧着。司機的手攀着旋盤，不聲不響，驕傲的笑着。那汽車在街上就像瘋狗一樣衝着。

衝着，衝着，不抑衝了多少路，忽然那司機大聲的叫起來：

「喂，不要讓開，看我碾死你！」

接着是一聲驚慌的叫喊，一個老太婆從街心竄到街邊去了，要是她遲一步，她的兩腳就留在汽車輪底下。司機的哈哈大笑着，像趕雞才一樣最快樂的

事情。

汽車衝到一條大街，那裏的人漸漸多起來，汽車也多起來了，但是這位司機像是眼睛裏沒有看見誰一樣，還是瘋狂地衝着，衝着。剛好對面一輛大卡車也衝了過來，兩部車子的司機都不讓路，也不煞車，一直開了過去。看着快要碰頭了，華華他們的這個司機就朝他對面的司機喊着：

「喂，讓開！」

對面的人用同樣大的聲音回答了他：

「請你自己讓開！我的車子裝了這麼多籠子的鴨鵝，轉動起來是不容易的。」

「你認錯人了吧！」華華他們的司機把帽子一推，歪在腦後，氣衝衝的說：「老爺從來就不知道讓路的。」

「你讓不讓？」對面的司機也抓抓鬚，說起面孔朝他。

「不讓。」華華他們的司機對外面叫着，又對他們說：

「孩子們，看我和他拼！」

「好呀，好呀，老伯伯，你和他拼，撞翻他那一車貨！」華華他們又拍着手，笑着。

司機就真正對面那輛貨車的司機叫着：

「喂，是好漢就來和老爺拼！」

那個司機也不答話，把車子退了幾步，華華他們的司機也把車子退後幾步，「一，二，三！」兩部車子都開足了馬力，用盡所有的氣力「篷」一衝，兩部車子同時一震跳起，卡車上的竹籠子都滾出來，小雞，大雞，小鴨，大鴨，滿街飛着，叫着，街上的人都圍攏來，揀大的搶了回去。車子又各自退後幾步，「再一衝，「轟」的一聲，華華他們的車子翻倒在街上，車輪跳出來了。華華和蘋蘋也就像那些裝鷄鴨的竹籠一樣，從車門裏拋出來。再看他們的汽車，歪着停不起來，那部貨車却叫着喇叭開走了。

華華從地上爬起來，打着身上的灰塵，歎着氣說：

「哎呀，我擰的渾身都是血了。」

蘋蘋却癱着脚坐在街上哭巴巴的說：

「我的骨頭都跌斷了。」

司機的已經從汽車底下爬出來，用力扳着車子，但是扳不動，他對華華喊：

「來，孩子們，幫幫忙呀！」

華華跑過去，拖着司機的那隻拔車身的手，想幫他加點力氣，司機的手正要舉起來，但是華華的手却突然一鬆，剛剛掀起一寸高的車身仍然跌落下去。原來華華又聽見一陣沉重急忙的蹄子聲音響過來，他趕忙撇了手，慌慌張張跑到他妹妹跟前。蘋蘋已經看見那條追了他們半天的水牛向他們闖過來，正站起來預備逃，看她哥哥來了，就拉了手，兩人一道跑到街邊那些着熱鬧的人的後面去。

司機的却借着水牛的氣力，扳轉了他那只剩三隻輪子的車子，用一根皮帶

把汽車綁在牛身上，讓牠拖着拉到街心來。

「孩子們！孩子們！」他喊，四下裏張望着，尋找華華和蘋蘋。

華華從人叢裏鑽出來，看那條牛被皮帶綁着，他才敢大聲回答：

「老伯伯，我們在這裏！」

「快來上車，我要開走了！」

兩個孩子却同聲說：

「謝謝，我們不想坐汽車了。」

「來呀，不講客氣！」司機的招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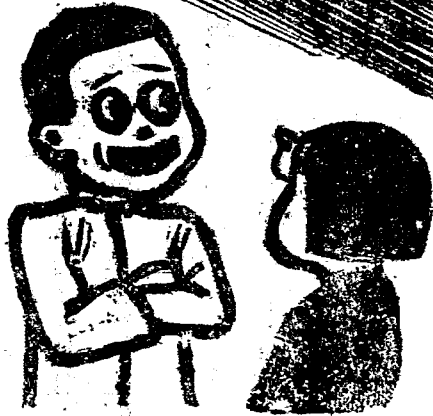
華華十分抱歉地說：

「真的，老伯伯，我們真不想坐汽車了。」

「好吧，回頭見！」司機的手一揚，「嘟嘟」按着喇叭，汽車一衝，正頂

着水牛的屁股，牠就慌亂地奔跑起來，那三只車輪的汽車就被牠拖着到街的那頭，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華華又問她：
「打起架來，你說哪個贏？」



這裏癡癡

問她哥哥：

「他會不

會再和那部貨

車打架？」

「我說會

，你說呢？」

華華說。

「我也說

會。」癡癡答

「我們這個開汽車的。」蘋蘋笑着。想起那條水牛一定會用角去掀倒那部貨車，讓那個司機的也在地下滾幾滾，覺得非常得意。但是華華却不同意：

「你瞎說，我說是他們那個司機贏，他的車子大，他的氣力也大。」

「不，不，我們的大。」

兩個孩子也不管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嘴來。沒提防一個人走近他們，舉起他手裏的木棍，「哪」，在蘋蘋頭上敲了一記，他還鼓着眼睛說：

「我來打打看，倒是你贏還是我贏！」

蘋蘋「哇」一聲哭出來，華華忙去拖住那人的手，想去和他理論，但被他一脚踢翻在地下，他還沒來得及爬起來，另外一個扶拐杖的老婆婆又走到蘋蘋跟前，她問她：

「小姑娘，你爲什麼哭？」

「他打我的頭。」蘋蘋擦着眼淚，指着那個打她的男人。

「他打的是左邊還是右邊？」老婆婆又問。

「喏，是這裏。」手指點在右邊的太陽穴上。

「他沒打你的左邊嗎？」

蘋蘋不懂這鬼老太婆是什麼意思，光着眼看着她。

「大概沒打吧。」老婆婆說，舉起她的拐杖：「讓我來打。」

這回華華拉着蘋蘋躲開了，沒挨着。街上的人都笑起來：

「沒打中，再來，再來！」

老婆婆真正又逼近了蘋蘋他們，又舉起她的拐杖，孩子們就像逃避那條水牛一樣，在街上飛跑起來，好在老太婆沒有去追趕，讓他們在一個地方停住了腳。

這個地方是華華和蘋蘋最熟悉的所在，圓拱門，矮竹籬笆（但可惜都是歪歪倒倒的），兩邊砌着斜角磚頭鋪着煤屑的走道，玻璃窗的大課堂，和從窗子裏傳出來的一陣一陣的笑聲和叫聲。華華揉揉眼睛，以為自己在做夢，夢裏回

到學校裏來了，但校牌上寫的不是他那個××中心小學，却是「國立散漫市基礎學校。」他心裏有些懊惱，隨即又高興起來，他對他妹妹說：

「小蘋蘋，我們快些進去，學校裏總是守規則的。」

蘋蘋正被這個散漫國這些不講道理的事情驚嚇得沒了主意，正想找個地方去躲藏起來。華華這話，正好合了她的心事，她也不答話，只是推着華華走進那張圓拱門去。

轉過一排藍漆隔門，就是一間大教室，教室的窗開着，門也開着，從那裏傳出來的聲音，不是讀書，不是唱歌，却是吵嘴一樣的嚷鬧。華華不敢進去，他們只顛起脚尖走到那敞着的門口。一到門口，蘋蘋就拉拉她哥哥的衣角說：

「你看他們這樣的。」

教室裏面也和華華的學校那樣擺滿了松黃色的油漆桌椅，但它們大半數空着，而留在教室裏的學生，不是背朝着黑板坐在桌子上，就是兩脚踏着椅子把屁股懸在椅靠上。講桌的空隙中還有人，那是蹲在地下皮球一樣滾來滾去在打

彈子的。好幾個女孩子擠在一塊做刺繡，男孩子們也有聚在屋角裏踢毽子的。那個帶眼鏡的女老師對她這些學生似乎非常滿意的樣子，她笑嘻嘻對着一張空桌子說：

「孩子們，都到齊了嗎？」

「到齊了。」誰尖着嗓子答應她。

「我點名了。」教師說，攤開一本簿子，把臉湊到那上面去：

「吳圓圓。」

「在外面跳房子。」一個女孩手裏穿着針，回答她。

「張貴雲。」

「一個男孩正跳到講桌下去拾彈子，掉轉頭應了一聲：

「沒有來，他看猴子戲去了。」

「劉阿毛。」

「到」，拾彈子的蹲在地下應着，手指一彈，又跟着那彈子跑開了。

「張銀寶。」

「她在那裏。」有人說。

「哪裏？」教師從籐子上移開頭，想找張銀寶。

正從椅靠跳到牆角去踢毽子的一個女孩說：

「我在這裏。」

「好。」教師笑着，她又低下頭去：

「袁玲玲。」

「到。」袁玲玲正在做手帕，頭也不擡應了一聲。

屋角「一三三四，五六七八……」數的一片響，好像他們是在操場上。

教師再想點下去，但被學生們的叫嚷聲止住，她就蓋上她的籐子，打開另

外一本書。

華華和蘋蘋原是想到這個學校來躲避那些不講道理的人的，這裏的情形，

就使他們對自己原來那主意懷疑起來。蘋蘋又湊近她哥哥的耳朵說：

「他們這裏倒好玩。」

華華立刻止住她：

「你別響，當心老師罵人。」

那個袁玲玲一回頭瞧見了他們，就大聲叫起來：

「老師，來了兩個新學生。」

教師頭也不擡，隨隨便便說：

「叫他們進來！」

華華走進門口，向教師鞠了個躬，恭恭敬敬問：

「可以進來嗎？」

那個教師笑起來：

「爲什麼要問呢？你願意就進來，不願意就不進來，這裏是教室，儘可以隨便些。」

華華他們面對面看着，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就揀了兩張連在一排的空椅子

坐下來。華華問他後面那個袁玲玲：

「你們這裏是幾年級？」

袁玲玲說：

「四年級。」

「四年級的書我不會讀，我要進一年級。」蘋蘋說。

「不要緊的，這裏很隨便。」袁玲玲說。

那個教師忽然提高嗓子叫着：

「劉阿毛，三乘二是多少？」

劉阿毛一邊打彈子，一邊說：

「二十二。」

「對的。那末三乘三呢？」教師又問他。

「二十三。」

「不錯，你很聰明。」教師說。她又叫張銀寶：

「七乘五是多少？」

張銀寶是個很大的女孩子，大概是踢毽子跳倦了，她這會子正靠着牆，用衣袖抹着臉。聽見教師問她，她的眉毛一縐，老不高興的說：

「我沒有學過。」

「好的。」教師笑着。

華華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四年級的學生還沒學過這樣簡單的乘法呢？他把這個問題問袁玲玲，想不到袁玲玲哼着鼻孔笑着：

「你真是傻瓜，到了散漫學校還要問這個。我們這裏從來都不講究規則，從來不預備功課的，你看誰聽她的講？」她指着教師。不想教師正用眼睛望着她。

「袁玲玲，請你說：五乘二是多少？」

「我不高興回答。」袁玲玲嘴角一撇，把頭掉到一邊去。

「喂。」教師滿臉是笑，「那末六乘二呢？」

袁玲玲更不客氣，睜大眼睛嚷着：

「儘喚嘛，給我滾出去，滾出去！」

華華和蘋蘋都以爲她們兩人要打架了，但沒有，那個教師拍着手，又翹起一隻大姆指說：

「好，真勇敢！孩子們，我們大家都要拿袁玲玲做榜樣！」她因爲儘看袁玲玲，就連坐在她前面的蘋蘋也望見了，她就問她：

「請你告訴我四加六是多少？」

「十」蘋蘋說。

「多少？」教師像沒聽見她，再問。

蘋蘋只得提高聲音答應：

「十。」

教師臉一沉，對華華說：

「喂，更正她！」

華華心裏生起氣來，但表面上忍着，硬硬地說：

「她說得正對，四加六正是十。」

教師用力在講台上拍了一巴掌，厲聲問着：

「你們是什麼人？是學生嗎？」

華華和蘋蘋同聲說：

「是的。」

教師也在鼻子裏哼了一聲：

「非常明白，大概你們還準備功課吧？」

「是的。」

教師的頭一歪，又問：

「在家裏準備的？」

「是的」華華和蘋蘋回答更響，他們以為教師可要稱讚起他們來了，誰知

道教師稱讚的話却是：

「這還了得，你們從什麼地方帶了這些狗屁來，想來帶壞我們的學校。」說到這裏，她又在講台上拍了一巴掌，「替我滾出去，我不要看你們這樣的壞學生！」

她一衝，就下了講台，衝出門去了。

華華氣得瞪圓了眼睛，對蘋蘋說：

「我們走吧，他們這裏也只胡鬧！」

那個袁玲玲立刻伸過頭來：

「喂，喂，你說什麼？再說說看，再說說看……。」

袁玲玲不過是個小女孩子，蘋蘋不怕她，她就來幫她哥哥，她說：

「當然，你們一點規則都沒有！」

那個袁玲玲又大叫起來：

「同學們，這個女孩子想要規矩，我們來打她。」

那些無賴的孩子們就像蜂羣一樣，四面八方簇擁過來，口裏喊着：「打呀

「打呀！」……

華華順手拖起一塊課桌面子，趕忙遮攔蘋蘋，不讓她挨打，那些孩子們連袁玲玲也在內都退到一邊去了。

華華氣虎虎地說：

「我去告訴你們家裏的人去。」

袁玲玲扮着鬼臉說：

「我們家裏沒有人。」

「我們去叫警察！」蘋蘋說。

袁玲玲笑起來了：

「她要叫警察……」

大家都跟在一起笑着，笑着，有幾個突的彎下腰去，順勢仆在地下，翻了一個跟斗。

那個教師忽然又走進來，蘋蘋忘記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對她喊：

「老師，她們打我。」

教師還是板起臉：

「沒有關係，打打不要緊。」她又向她的學生們說：

「孩子們，大家做個堆草堆的遊戲，就下課吧。」

那些小無賴又一堆擁上來，把華華和蘋蘋推倒在地下，橫一個，直一個，壓到他們身上去，教師不但不拉開他們，自己也爬上那堆得像個真草堆的七八個孩子身上壓着，華華和蘋蘋就像被宰的小豬似的叫着，哭着，掙着，掙着，好容易掙了出來，鞋子也沒穿上，就跑出那教室，跑到學校門口。

「媽媽，媽媽！」蘋蘋哭着。

「爸爸，爸爸！……」華華也哭着。

學校門口站着一個戴禮帽，穿大氅的人，他們一看就認出那是貓兒黑妮，那個帶他們東遊西蕩，上盡了當，嘔盡了氣，受盡了驚嚇的壞蛋，兩個人一看見就撲上去一把揪住牠，同聲叫嚷起來：

「送我們回家去，送我們回家去，我們要爸爸和媽媽，爸爸和媽媽，……」
貓兒嘿嘿笑着，慢吞吞地說：

「誰要你們出來的呀？」

「不管，不管」孩子們不由分說，只是哭着，嚷着：「送我們回家去，現在就去，現在就去……」

就這樣吵呀鬧的，華華和蘋蘋又讓貓兒黑妮把他們帶到泊着那隻掛白帆的小船的海邊，一跳上船，那船就一線風似的直飄着，眼皮霎都沒有霎，他們就望見了自己的小房子，那個小窗子還開着，正向他們投過一片溫暖的燈光來。

020

三個奇異的家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卅三年一月出版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維加

發行人 萬民

印刷者 建華印刷廠

滙通路56號之一

總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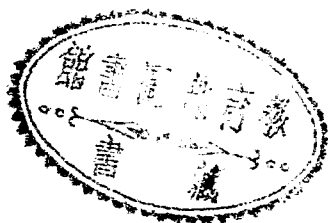
總公司 桂林臨君路發行所 桂林桂西路
重慶分銷處 民權路新生市場44號

文396(65)甲家P

401(C)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禮書字第八七號

209146



實價國幣